

1931-1937 年  
第 1 卷第 1 期，  
第 7 卷第 5-6 期



3 1597 5355 1

中華書局影印

溫泉中學北平中法大學同學會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

# 谷光

黎錦熙題

圖書整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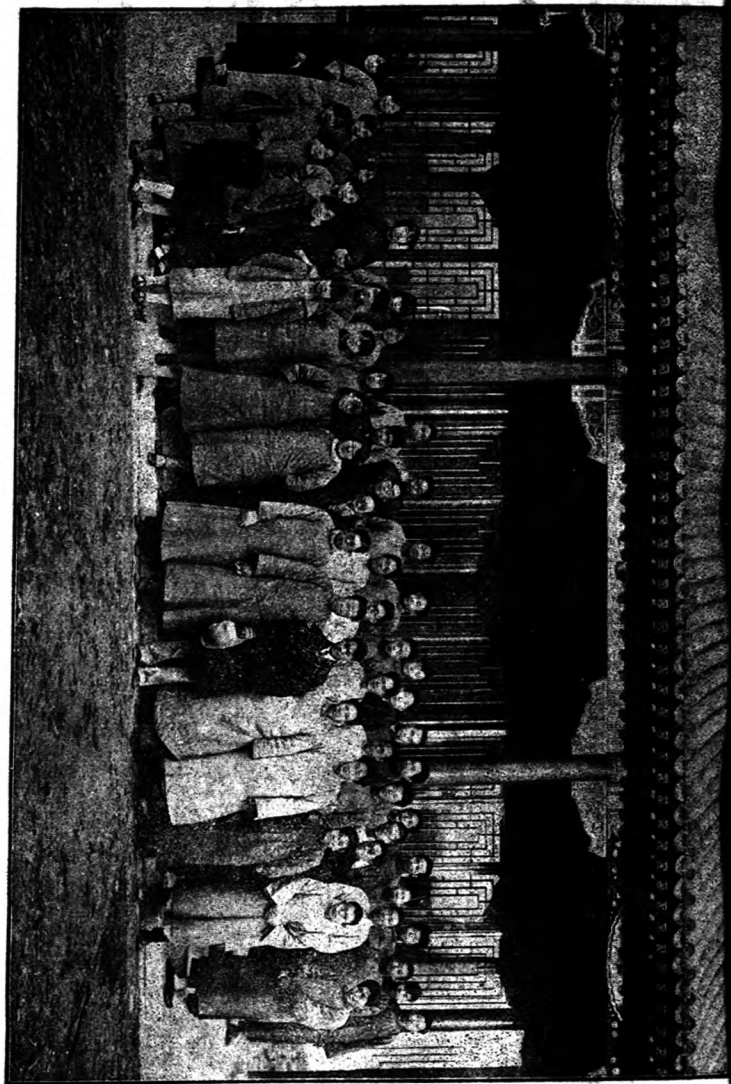
五

溫泉中學北平中法大學同學會季刊

谷  
光

第一卷第一期

溫泉中學北平中法大學同學會全體會員合影



本期目錄

發刊辭

詩一首——代祝辭

三百篇的賦比興

我國現在道德之一瞥

屈原作品真偽之本證

關於詩的一種分類法

原子是什麼

「北平隱語」敘論

中國古代小說的善惡因果及鬼神報應的觀念

不能不犧牲你

祖母的愛

不幸的農家

斷簡

(頁數) 一

聞國新

五

張壽林講述

九

賈明

二

李喜亭

二九

郝宗英

三五

翊

四一

高耘暉

四九

宗英

六七

醉生

七五

平章

八九

傅渤

九三

張淑泓

一〇七



西山瑣誌

耘 暉

一一五

溫泉雜記

瑜

一一一

詩

塞外從軍

李翼林

無 題

耿 耿

造物者的定律

埋 名

戀愛十咏

有 感

本會組織之動機及其過去現在與將來

王志民

一二九

補白

春景

潤 生

八

秋辭

耿 耿

四八

有感

涵 精

一一四

朱彝尊香水院詩

一二〇

汪精衛再登金山詩

一三六

編後語

一三三

# 發刊辭

這一冊刊物竟依了同學們的需求而出版了！在這頭一期出世的時候，照例的應該有幾句話說。

我們這個冊子，並不是想要去發表什麼宏大的論著，精深的作品；只是我們由學得的東西，經到的事物，而產生出來的一點見解，一些結果，把牠印在這冊子上面共同的討論。這些東西，自然不是如何的精邃；但我們深信：精邃的道理，永遠是從粗陋中淘煉出來的。

古時的學者，天天關着門下死力的研究，費了很久的工夫，往往還要鬧笑話，這是他們不能公開的共同討論的原故。學問本來不是一下子便可成功的，必須要經過若干時的砥礪，方才有進



步。關在屋裏做死工夫，總不如共同研究來得週密而且經濟。雖我們大家都還在求學的時期，不能有什麼大貢獻，但我們爲求進步起見，便來印了這本刊物。本來人類都有好發表的天性，我們又何能違背？

這個冊子。是我們自己的園地。裏面的花草，都是我們努力的一點結果。至於外人批評怎樣的壞，怎樣的淺陋，那是我們所不計較的！我們也決不因此而畏懼，而灰心！還是要去努力的栽培牠，愛護牠！羅丹 Rodin 說的好：

*N'hésitez jamais à exprimer ce que vous sentez, même quand vous vous trouvez en opposition avec les idées reçues.*

（永遠不要躊躇着不說你所想到的話，就是你覺得違抗了世人所公認的意思之時。）

如果能在這小小的園地中結上幾個肥美的果子，那更是我們的奢望了！

二十年一月十日，暉。



# 詩一首（代祝詞）

聞國新

在一條寂寞的山谷裏

漠北的狂風疾掃着人間萬物

你是一枝鮮軟的新芽

獨自埋于僵冷的黃土

彤雲織就了一天雪花

新芽低頭在隴中作着沉酣的夢

遍野爲靜謐征服如死

但在它心底深處却有着一線生之胎動

一日東君逗笑了堅冰

不久便鵝黃點上疎疎的楊柳  
陽光擠開素雪的遺痕  
新芽的南柯已竟享夠

它換穿了嫩碧的裳衣  
把黃土撕開一條裂縫

啊！看小鳥在枝柯上嚶鳴  
造化在宇宙間活潑地流動

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了綠葉婆娑  
風來時你依依唱起成年之曲  
許多人都會利用你的繁蔭  
他們却忘了你在兒時的努力

一九二八年春，余來環谷園溫泉中學執教。匆匆三載，而戀慕之情，與日俱深。江南雖好，亦難動我歸思也。比來此間卒業諸同學，在北平組織溫中同學會，將出刊物，又徵稿於余。偶憶印度詩人太戈爾氏之言曰，「靜靜地欣賞自然，那就是」一首最偉大的詩歌。」然則自我與萬象冥合，何待於筆？不獲已，盡半夜之力成以上念行，聊當祝詞云爾。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廿日，

# 春景

潤生

小園紅綠燕來歸，  
東風吹遍楊花飛；  
美景無人庭院寂，  
枝上鶯泣更覺悲。

# 三百篇的「賦」「比」「興」

張壽林講述

## 引子

三百篇不過許多古代詩詞集合而成的，總共有三百〇五篇；爲方便起見，管他叫做「三百篇。」內容方面，研究的人往往分作許多類別。最早的像周禮春官上說：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毛詩序上說：

「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毛詩正義上說：

「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

其他像鄭樵的風雅頌辨上說：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比興詩之言也。」



「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賦比興者，詩之體也。」

總之，上面都說賦比興是詩經的體裁（風雅頌不在本題範圍之內）現在我們就把「賦比興」三字的意義，一個一個地分着討論：

### （一）賦

「賦」字的意義，古人解釋它的很多。如鄭康成的周禮注上說：

「賦之言鋪，直鋪陳政教善惡。」

鍾榮詩品上說：

「直書（或作言）其事，盡言寫物。」

劉勰文心雕龍上說：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比方說寫一顆花之美，不直寫他的美，只寫他那色之艷葉之茂。成伯璵說：

「賦者，敷也：指其事也陳布也。」好像看見水流之速，感想到光陰之易逝，

有生之可憂。朱熹說：

「賦者 敷陳其事，而直言之。」

李仲蒙說：一

「叙事以言情謂之賦。」

總起上面六種說法，可以歸納成爲三條：

(甲) 鋪陳，(乙) 直言，(丙) 叙事言情。拿我個人的眼光來看，總覺得第二種是最確不過的，第一種次之，第三個完全不對。何以言之？我們先引幾個例來說：

邶風靜女云：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珌，悅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從上面的一章，可以看賦是「直言」。又如大雅假樂云：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鮮於位，民之攸墜。」  
這一篇完全爲歌功道德，純是一點鋪陳的意思。所以我說第二種說法最確不  
過。

我們知道三百篇是古代的歌謠總集，所以從近代歌謠上也可以看出三百篇的大  
概。顧先生頴剛所輯的吳歌甲集上面有一首牡丹開放在庭前：

「牡丹開放在庭前，才子佳人笑並肩。『姐姐呀！我今想去年牡丹開得盛，那  
曉得今年又茂蘚』『冤家呀！你道是牡丹色好奴容好？奴容蘚來花容？』郎聽得  
，笑哈哈：『此花比你容色鮮。』佳人聽，變容顏，二目緩緩看少年：『既然花好  
奴容醜，從今請去伴花眠，再到奴房跪床前。』」

這一首歌的內容不是隨便編出來的，是根據唐寅的妬花詩而成的，並沒有一點  
「叙事言情」和「鋪陳」的意思，完全是「直言」。總之，從上面的幾層證明。可  
以說：

「賦者，修辭學上的『直叙法』也。」

(一一)比

鄭玄在他的周禮注上也談到「比」的意義，他說：

「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譬類以言之。」

他這個見解，我以為不對，這樣把比一類的詩都當作諷刺詩，詩經裏面，並不完全是這一類的。例如周南蠡斯云：

「蠡斯羽，詭詭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蠡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蛩蛩兮。」

這完全是拿蠡斯比喻子孫來恭維人的一首詩，那裏是見人之「失」呢？  
以外還說：

「比者，比於物也。」像這類的主張很多，如鍾惺的詩品上說：

「因物喻志，比也。」

摯虞文章流別云：

「比者，喻類之言也。」

劉勰文心雕龍云：

「比者，附也。……附理切類以指事。」這一種說法不很切定，他根據「比方

「來定論，然而「附」字很容易使人誤解到「附托」的「附」字上。其次如朱熹說：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又說：

「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

李仲蒙說：

「索物以託情，謂之比。」

又例如朱鑑在他的詩傳遺說上說：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指其事，常在言外。」

總結起來，對於「比」的解釋，可以大別爲二類，鄭玄的作爲第一類，其餘是第二類。第一類的見解，是萬不可信的。底下我再舉幾個例子。像齊風南山：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如尚書旅獒篇：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這樣，我也可以給「比」下一個定義：

「比者，依類似之點，以一物比喻一物也。有如修辭學中之，「顯比」格」

(三) 興

興的意義，古人解釋的說法很多，且多有不同處，歸納起來，可以分做五類；  
〔甲〕「餘興」（餘韻）把「興」看做有含蓄的詩。例如鍾榮在他的詩品上說：「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三百篇裏面的詩，完全是「興」了。

〔乙〕解作「興感」（感動）如擊虞文章流別云：

「興者，有感之辭也。」

〔丙〕這一派把「興」看做「美詩」（對政治言）很不恰當，這一派的代表人物鄭玄說：

「興，見今之美，嫌於阿諛，取善事以喻勸也。」

〔丁〕解做興起（就是「引起」的意思）主張的人很多。如：

（1）鄭康成說：

「興者，託事於物。」

(2) 劉勰的文心雕龍上說：

「興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擬議。」

(3) 孔穎達說：

「取喻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見意者，皆興辭也。」

(4) 朱熹說：

「興者，託物興辭。」又說：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詠之辭也。」又說：

「因所見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

(5) 李仲蒙說：

「觸物以起情謂之興。」

(戊) 顧頡剛覺得是爲叶韻而起的。(見歌謠論集起興)

上面五個學說，究竟那一個對，我們且不談。先舉幾個例來看。周南桃夭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這一首，前兩句是「興」，顧先生以爲「花」和「家」叶韻，然而何以不用菊

，梅，而單單用桃呢？自然有他的用意。要知道桃花是一種濃艷的植物，所以作者才用桃，並不是沒有用意，顧先生的說法，就有點不對了。然而比較，（甲）（乙）（丙）三個解說，強得多了。

底下再從吳歌甲集裏選幾個例。如螢火虫：

「螢火虫彈彈開。千金小姐嫁秀才。」

蠶豆花開烏油油：

「蠶豆花開烏油油，姐在房中梳好頭。」

陽山頭上竹葉青：

「陽山頭上竹葉青，新嫁媳婦像觀音。」

詩經上面的例子如邶風雄雉篇：

「雄雉子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子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從上面幾條說法歸納起來，得一個界說如下：

「興者，以一事引起心中之情感。」



如果用別一個解說，就是「象徵」

總結。

總合起來詩經的體裁可以分做：

(一) 賦——直敘其事。

(二) 比——以一物比一物。

(三) 興——以一事引起全詩。

朱熹的詩經集注，在每首下面他都註明「賦也」「比也」或「興也」不過這個方法很不好。如郝敬在他的毛詩原解序上說：

「朱子以賦比興分配各篇；愚按三義，原非離析。如黍離，清廟，絲衣，閟宮之類，本直賦其事，而記黍稷衣服，宮室，亦即是比；臣子忠孝誠敬之情，即是興。又如鴟鵂全篇借鳥言是比；陳說武庚事，即是賦；感動成王即是興。若裁爲三體，豈成義理。」

惠周惕在他的詩說上說：

「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

卽所與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與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不過也有和朱熹表同情的。像僞申培詩說上說：

「鑫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又說：

「芣苢，兒童鬥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又說：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又說：

「麟趾，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比中有興也。」所以我們讀三百篇的時候，不必管他是賦呢？是比呢？是興呢？只要看他敘述的方法就完了。並且歸納起這三種體裁，我們得到兩種：

(一) 賦。

(二) 比，興。

附記：這一篇是張壽林先生於十八年春季在溫泉中學的講演。張先生對於三百篇很有研究，這就是他精心傑作之一。原稿經張君文林記出，不過字句略有欠整之處，編者略加修飾，而披露之。

于道文謹識。

## 請看谷風的創刊號

這一本小冊子，是由幾篇精心結構的作  
品彙集而成。還有幾首美麗的小詩，令  
你讀了便感覺十分滿意。每冊只減售六  
分，你看便宜不便宜？

## 我國現在道德之一瞥

賈明

我們每每談到這可愛的中國，總會說：「中國！中國！地大物博，人口有四萬萬之多，窖藏又豐夥，實是世上頭等好國。」想到此地是如何的樂觀。然而拭目以觀眼前一切的相反制度，是否能令人滿意？是否能令人樂觀？這個我以為一般明達之士都看的很明瞭，一定是異口同聲的說：「咳！簡直一塌糊塗！」實在說起來，這句話可以象徵了一大半的中國。「好的事，漂亮的事總不會臨到中國。」這話固然有點過火，但與其說它好，不如說他不好；與其褒它，不如貶它。人受褒獎易於驕傲，國亦如此，故貶它的意思是使它日趨自勵奮鬥，勿生驕傲萎謝之狀。所以我們看中國如今靡爛之狀，表面上似乎一般領袖人物的罪惡，實際上是國民道德的破產；道德在從前是如何的神聖，然而如今破產了。至於從來不會破產的道德，爲何如今忽然破起產來？這裏有種種直接，間接，時間，空間，的影響及關係；故此道德破產了。

近十數年來，內戰頻仍，中國由列強瓜分之下，變作軍閥的割據。各軍魁擁有重兵，以互相傾榨。他們把戰事看作把戲，高興了講和平，不高興即開火。可憐老百姓，在軍閥鐵蹄之下爭扎；回顧帝國時代的昇平世界，不啻有天淵之別，怪不得他們在饑急苦急的當兒，要大罵革命黨人及軍閥。軍閥之外還有天災，這比人禍更利害，西北數省遍地都是餓殍，這種浩劫可謂是空前了；然而一般軍事領袖，仍然崇拜戰爭，迷信武力，至於人民的飢苦，是在所不顧的，雖直接上關的民窮財盡，然間接上其影響於國民之道德，又何淺哉？

中國人雖然開化很早，然四千年來，向來是處在專制帝王威嚴之下的。在強有力的壓迫之下，思想是不能自由的。大凡壓迫有兩種方式：一是精神方面的，所謂禁止思想自由及言論自由；一是肉體方面的；所謂徭役刑罰一類。在西洋是後一種壓迫大，故容易引起革命流血。我們中國在這長期的歷史中，到底是精神上的壓制多，難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這到底是極短的時期。我們中國向來是禁止言論自由的，所謂偶語棄市，及歷代文字獄等。可是言論僅管不自由，只是一般士大夫的不自由，小百姓便無所謂了。他們惟士大夫的馬首是瞻，士大夫是同皇上一個鼻孔出

氣，小百姓在隴上可以高唱擊壤歌，或大罵朝廷，然而他們傳統的倫理思想是一致而不兩的。個個人的腦中都有一個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是歷代帝王的護身符，也可說是個後台老板。因為孔子是提倡忠孝節義，正合霸天下的帝王的脾胃，故皇帝及孔教是相依為命的。皇帝把孔子抬出來作個偶像，使百姓們都朝上焚香，叩頭，禮拜，那得來的香資自然是聖上的了。束縛這麼長久的道德思想，破壞起來是非常的快的。

自海禁大開以來，西洋的思想漸漸輸入，一般人對於舊思想舊道德完全拋棄，而提倡革命，打倒禮教。青年人無知，拾得了這半生不熟的思想，高興得要命，以為新來的都好，舊有的都不好，他們既不採擇好壞，竟毫不猶疑的把舊的不要了。西洋以個人為中心，我國以家族為中心。他們以為個人主義比家族主義自由的多，於是使餬日子過活，把老年父母丟下不管了。他們見外國人坐大汽車，洋錢很多，於是亦想法來闊一闊，便東西打關節，行賄賂，拍馬屁，結果運動了一個官，大刮地皮之後，腰包是非常的滿了，於是乎汽車亦坐上了。可見這時候的人心已是不古了。可巧在這時候遇上了天災兵禍，人人都感生計的困難，要先解決吃飯問題，所

以不得不把道德問題先放在一邊，而顧目前之急。因此各級的人都瞎鬧起來，瞞心昧己，鬼混一世，但能得一身溫飽，便算時代的勝利者。學生們亦不願讀書了，跑到王府井大街做一身西服，又化十塊大洋錢買一雙革履，自己一照鏡子，亦像個樣子，出門時叫聲「洋車！」那車夫如同受了電力的吸引一般，蜂也似的跑來一大羣，都爭問「那？」結果被雇的車夫心中很得意，興高采烈的跑着，一直拉到中山公園的門口，這位洋先生付了車價，昂然直入，頭亦不回。有時這位先生顯身於某跳舞場，某影戲院。有時這位先生的胸前有一個小徽章，上書「某某局科員，」有了這個小物件之後，坐電車亦不用化錢了，進公園時只須用手一指那小物件，便可過去。這小物件的力量真大，他似乎帶有神祕的色彩，所以掛的人很多。這位先生平時是不到學校的，等到年終大考來臨，他才蒞身學校一次，但這位先生考起來亦很好，因為他有神出鬼沒的小抄術，故仍考的很好。這是學生方面的好榜樣。至於教員及主任方面，亦專門設法迎合學生的心理，這可說物極必反的好例。在往昔的時代，為師的有絕對威權，對待學生，如專制皇帝之於百姓。現在便不同了，現在是三民主義的時代，不是專制的時代，現在的主席是百姓的公僕；校長教職員是學生的

公僕。學生說東便東，說西便西；似乎已經到了全民政治的時期，其實是道德破產的現象。教員要解決吃飯問題，便不惜遷就學生，實在的說，衣食問題不解決，無論什麼科學，哲學，政治，都談不到。生物的第一先決條件是生存。要生存便得吃飯，要吃飯便先不要講仁義道德。一個官吏爲什麼要貪贓忘法，不怕挨罵？強盜爲什麼要殺人放火？他們並非不知這是不道德的事，然而要解決吃飯問題，便不得不把道德放下。真正像伯夷叔齊之輩是很少見的，蘇秦張儀之流到處皆是。我有位同鄉是個老學究，對於古學問很有研究，有一次我問他譚國古跡的事，他便搖頭嘆氣說：「這種東西我早已斷了根了，從前在大學堂的時候，對於考古很有興趣，如今想來實屬無味，這是吃了飯沒事幹的人才作這種勾當，現在人既窮困，那有那許多閒的力量來作這無味的事？」可見人到窮困時候，什麼學問都不能發達，何況道德呢？

中國向來是以農立國，但是近數年來農的愈來愈少了。他們爲天災人禍的逼迫，少壯的流爲兵匪，老弱的避於城中求食，這樣當然比在烈火似的太陽下工作，來得安閑自在的多。中國人的繁殖子孫的力量不亞於日本，不過中國人保守性太大



了，不能向外發展，漸漸人多，土地不敷分配，爭端因之而起。中國人一般的劣根性是怕絕嗣，這固然很對，因為凡動物都有繁殖子孫的必要。老年無妻的人叫做「老光棍」，這「老光棍」的名一成立，於是人家都不願和他接近了。然而他們的眼光未免太小，他們不知小我雖然完了，滅了，大我是永遠存在社會上，不會滅絕的。他們不管自己的兒子是否能夠獨立，便先給他娶老婆，造出來的國民便是土匪，為地方增害。有的連老婆養不起，即運往都市中去作女傭。三河縣的老媽是有名的，在三河縣城裏，聽說絕少青年婦女的踪跡，若進無女之國一樣。那裏一大部分的婦女，結婚後，都到北平來作老媽，這還是三河的大宗利源。所以造出來這許多無用的國民，有的當兵，有的當匪；兵匪交戰，便死一大片，所以造僅管造，死還是死。中國人在前清便號稱四萬萬，若以廿五年加一倍的速率來核計，到現在至少該有八萬萬了，然而現在的人數並沒有增加多少。

工人們把道德看破了，亦什麼不怕了。你們但見那修路工人慢騰騰的樣子，每次把鋤頭舉起，便須兩分鐘，若沒有工頭監督，他們便睡覺了。還有的工人在本行之外，更有謀他利的，記得太原有個工廠的工頭，對於機械之製造甚精，利用公家

材料來作小器具偷賣。他又能作白麵，這是山西人的必需品，而且他製的白麵特別佳良，人人都愛買他的，結果大發其財。

還有商人更滑頭，他們更能想法，他們把中國的度量衡弄得亂七八糟。他們把秤桿的記碼縮小，把秤錘上多加些制錢，有的秤盤的重量非常大，務使秤戥麻木不仁，而一方面還用紅紙寫個條「準斤十六兩」貼在桿上。

米商要在他每包米中加上兩斤石沙，或灰粉。鹽商亦是如此。這簡直是自殺政策，人家化錢購物，本來是有信任，如此一來信用全失，以後人家再買，必須要看牌子，驗貨色，才敢付價，這種名譽損失便不估計了。

以上把各級人的情形都說了一過。究根問底還是道德的破產。道德的破產是由於「洋氣的輸入。一般人便以為舶來品都是好的，但舊的是否全壞？新的是否全好？我以為太新太舊都各有所偏，我們當用折衷的方法來擇取。就是把舊的新的兩種，重新來估定它的價值。在每一個道德上，我們要問：「它適合於現代社會嗎？」如此逐一慎擇之後，新道德才能成立。有的舊道德雖然不適用，可是我們可以把它改造一下來適用於現代社會。譬如：忠，孝，節，義，可以改之如下：我們所謂「忠」

不是「愚忠」，不是「岳飛」式的忠，亦不是「君令臣死不敢不死」的忠；乃是相對的忠，是韓光第梁忠甲的忠，瑪志尼喀富爾的忠。我們所謂「孝」，不是「愚孝」不是廿四孝的孝；是相對的孝，這個孝中必須含有「愛」的成分。所謂「節」，不是專門指女子的節，不是恨海中棣華的節，這個節不是單面的，是雙方的。我們所謂「義」，不是「桃園三結義」的義，現在的義包括很多：朋友的互助，友愛，守信，都是。正不必講什麼春秋之義。新的道德當然也有可取的，例如說：「在街上不要吐痰」，因痰星飛散開來，能傳染許多的人。我們在電車上應當把車座讓給老太太。這都可說新興道德中最顯著者。又如關門的習慣，會場守秩序的習慣，也是要緊的。如此一件件改造重估之後，舊的道德亦可適用。放着自家的不用，却去用洋貨，真是失算的很。

總而言之，道德是破產了，其原因不外乎國民的窮困，及外洋思想之輸入，故遍地災匪。治牠的方法是救窮，即提倡實業，以事生產；建立科學的國家。這都是青年人應負之責，尤其是在科學立場上的青年，更應努力，將來國富民強，新的道德才能建立，那時候中國便真個是頭等國了。

# 屈原作品真偽之本證

李喜亭

余意以爲欲考某人著作之真偽，必先明某人在當時所處之環境。故未辨屈原賦真偽以前，請先考其在當時所處之環境焉。

古代詩人之大著作，多不成於「順境」，而成於「逆境」，蓋在「逆境」則意氣激烈，情思湧溢；在順境則志滿意足，氣勢不揚。故順境之詩人，辭意非失於平淡，卽失於散漫；逆境之詩人，則情意纏綿，曲折反復，有欲盡不盡之妙；故環境與詩人有莫大之關係也。

據司馬遷史記云：

屈原著，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

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由此以觀，離騷之出自哀怨者絕無疑矣。今觀離騷一篇，其情緒之纏綿，文筆之反復，愁愴悲怨，變化無窮，足證其爲屈原之真作而無疑矣。他如天問，九歌，兩篇，有評其非屈原真作者，然亦無確實可信之理由。詳觀二篇，其描寫之變化，雖稍遜於離騷，但比諸他篇，頗稱高作；且考本篇，又無可駁辯之破綻，故此二篇亦可信其爲屈原之真作。

九章數篇，以本文之作風而論，大部分絕非屈原之真作品，今請分別論之如下：

一，惜誦「指蒼天以爲正」，卽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一句而變者，「會五帝以折中兮」段，自「就重華而陳詞」化出。「疾君親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一段，與班固「譏刺椒蘭，苟欲求近」同一意見；屈原本是愁而不悔之人，此於九歌離騷等三篇中可以看出，但此段不然。「懲於羹而不吹壑兮，何不變此志也」以下四句，從「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句法化出。故此篇絕非屈原所作。

二，涉江 「余幼好此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一段，從「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化出，故此篇全從離騷變化而出者。

三，哀郢 此篇語不重複，自含新意，或可信爲眞作。

四，抽思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從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遞而有他」化出。「指咸彭以爲儼」從「願依彭咸之遺則」變出，「理弱而媒不通兮」，從「理弱而媒拙兮」化出。在前三篇（離騷，九歌，天問）中，絕無相同之句子，而此篇相同之句頗多，當然可疑。

五，懷沙 史記屈原傳謂屈原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沈汜羅而死，本傳載懷沙篇，此篇亦無重複因襲之處，尙可信爲眞作品。

六，思美人 「芳與澤其雜揉兮，羌芳華自中出；」「獨擘擘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此兩條亦自離騷模襲而出，全篇大意，亦規模離騷。故此篇亦非屈原之眞作。

七，惜往日 「芳與澤其雜揉兮，孰由而別之，」此亦全模倣離騷者，絕非屈原之眞作。

八，橋頌此篇看不出其可疑之點，變化無窮，不見模擬之迹，尙可信爲眞作也。  
九，悲回風「歲忽忽其若頽兮，時冉冉其將至，當是從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明之不立」化出，又「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從「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化出。故此篇亦甚可疑。

由此以觀，九章中，僅有三篇（哀郢，懷沙，橘頌，）尙可信爲眞作外，餘皆模擬因襲之作，而辭意又頗單調，絕非屈原眞作。况史記亦未言明屈原作九章，蓋九章之名，始於漢劉向之編楚辭也。

遠遊一篇亦頗可疑，如此篇言神仙曰：

……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羨韓衆之得一，……餐六氣而飲沉瀝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按韓衆爲秦始皇時人，在屈原之後，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今聞韓衆去而不報」，疑此篇爲秦始皇時代或秦始皇以後人之擬作也。

况司馬相如大人賦，與遠遊賦相同之點頗多，今錄二篇以比較之：

「悲時俗之迫隘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遠遊賦

悲世俗之迫隘兮，搢輕舉而遠遊，乖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大人賦

按騷冠子世兵篇乃模倣賈誼鵬鳥而作；騷冠子並無愁苦之事實，然亦寫與賈誼相同之文章，故可斷定其爲僞作；遠遊此篇，或亦猶騷冠之僞作，亦未可定。又如：

「自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似此完全蹈襲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其僞襲之迹，顯然昭著，當可信其爲僞作也。

至於卜居及漁父辭，當亦爲後人之筆，何則？卜居及漁父辭，皆歷史家之敘事的筆法，非詩人自叙的筆法；更繩之以屈原憂鬱哀怨傷君悲國之情，則更不符合矣。二篇之中，皆以「屈原既放」四字爲起首，又其篇中之問答，皆用「屈原曰」比諸他篇，豈不違例？例舉如左：



詹尹……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卜居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漁父

以此觀之，若果是屈原之真作，決無稱「屈原曰」之理，與孟子書中之稱「孟子曰」，論語之稱「子曰」，儼然是第三人追記之作，至篇中情感之平淡，描寫之簡單，絕非出乎屈原之親手，當可信其爲僞作也。

總之屈原賦廿五篇中，除離騷九歌天問三篇，含有悒鬱真情之迸露外，其他大部分皆是描寫平庸，文筆因襲，當是後人追擬之僞作也。

## 關於詩的一種分類法

郝宗英

有人把詩分成下列的四種：一，紀事，二敘情，三說理，四寫景。我們一看這種分類法，就知其為含混不清，不能成立的。

那些詩是歸入紀事類，那些詩是歸入敘情類，寫景類，說理類，我們很難給它畫一條清晰的界線。

我們知道，如其一首詩只單調的，把一件史事記下來，或者像科學家哲學家們似的客觀的講一件條理，那麼，我們根本就不承認它是文學作品，何況是詩呢？所以無論是紀事詩或說理詩，都須混加上濃厚的情感成分。

當我們用詩敘述一件事體時，也是且敘且歌，且贊且嘆，繪聲摹影，點染鋪張，決不是和歷史家用冷靜的頭腦簡單的記錄相同。歷史家的敘述在把那件事實報告給我們，詩人家的敘述在使我們看那事實後而感動。

長恨歌傳後邊說：「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整屋鴻興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

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唐詩三百首註釋引長恨歌傳，後有此語。）

有了史書的記載，如何還要請樂天作長恨歌呢？這就是爲的「潤色之以伎之，不與時消滅，以樂天爲多於情者也。」這就是說：叫樂天加入些人的感情分子，而加以形容描繪的文學手腕，觀乎此，我們就可以明瞭記事詩的性質了。

說理的詩，可以舉李白的將進酒爲例：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這首詩似乎是說理的，其實作者的目的，並不是單單的叫你明白這個理由，並使你明此理由後而感動，以引起你的共鳴。作者並不是和你講道理呢，是和你發洩他的感情呢。他絕不是如科學家於冷靜的頭腦平和的心胸時作的，他是於熱情奔放時作的。

敘情的詩，如悼亡哀辭感興等，也並不是只發洩些個嗚呼哀哉的感歎辭，也要

加入紀事說理和寫景，如韓愈那篇沉痛的祭十二郎文（雖然是一篇文，但引到此地來作悼亡詩的例子，並沒什麼不可吧！）簡直是一篇血淚文字，然也須把從前和姪兒的離合的歷史寫出來，才能使此祭文生動。又如歐陽修的祭石曼卿文，固然是——篇寫情的東西了，然而欲發洩自己。「臨風隕涕」的哀悼之情，也須把墓地裏荒涼的景况描寫一番：

「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

總之，這種分類法是含渾不清的，雖然有少數的你可以勉強的屬入那一類的詩，但大多數的詩，你很難指定它絕對的屬於那一類。

至於寫景，固然是詩的一種功能，我們讀了「楊柳岸曉風殘月」後，立刻一張幽美景物，顯在我們的意識界中。要純粹的寫景詩亦很少，可分兩種：

第一種是主觀的，並不是單單的描寫一種景物，並且把那景物所引起的心中的情緒寫出，而置身於其所描繪的景物之中。差不多普通的詩都是如此。詩經以「關雎鳩，在河之洲」來象徵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來象

徵美好的于歸少女，固然不是純粹的寫景詩了。又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以楊柳之依依，引起昔日出征時的感覺，那時是春風淡蕩，吹面不寒。而今是北風刺面，雪滿征衣了。又如：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張繼——楓橋夜泊。

我們看了這首詩，我們就知道作者在此景色中，坐着船在夜泊呢。再如：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至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杜甫

我們看了這首詩就知道，杜老先生（甫）正在拄着拐杖，凝視着「顛狂的柳絮，輕薄的桃花，」大聲的嘆恨呢。

（二）客觀的寫景詩：這種詩是作者把一片絕妙的風景，用藝術家點染鎔裁的工夫，而非科學家照實記錄的法式，客觀的表現出來。作者並沒提及對於此景物的情緒，也並沒置身於此景物之中，這才是純粹的寫景詩呢。「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滢灩隨波三百里，何處春潮無月明！」這四句便是客觀的寫景詩，因

爲在此詩中你只看見一片絕妙的景色，絕看不見作者。至若「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這四句就是主觀的了。用爲除了頭兩句的景物外，還有後兩句作者的感興呢。

這客觀的寫景詩，有許多人說它沒有社會的功用的價值，如白居易與元九書中的：

「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離花先萎露，別葉乍經風之作，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這幾句話就是攻擊客觀的寫景詩的，然而這也是詩的一種，不能說它不能存在，如果你要想估量它的價值，你只須想一想美妙的風景畫的價值就知道了。最後：我舉出一首純粹的寫景詩以作結束：

綠蠟箋上烘出一片雲霞，

是杏花倩影投映浮萍窪。

窪裏縈迴着淺碧的螺旋，

與淡青的香篆鼻鼻的牽，

春光撩起這流動的鮮豔。

朱大枏春光

# 原子是什麼？

翅

『物質爲分子之集合體，分子爲原子之化合物。』這句話是現在最通行並且是大家都承認的。不只是現在人會這樣說，在紀元前四百年時已有人也是這樣的承認，就像希臘哲學家 Democritus 他過：

1. 凡物體均自原子構成。
2. 原子之數與形無限。
3. 物體之相異由于原子之數與形及其集合狀態之不同。
4. 原子互衝突其結果成陀螺狀之轉動。或如門棋盤上棋子之移動；又或成二種合成運動如撞球擡上運動。

Democritus 對於原子之解釋雖與現在之理論不合，但是他已承認物質爲非連續的，是由小質點構成的。換句話說他已承認原子爲構成物質的要素。

後來的人如 Sir Isaac Newton 他也承認這樣對於物質之解釋（他的光學裏對於原子的言論）他的大意是說：



在我看來，上帝似乎依他造物的本旨，在起初將物質組成這樣的體積和繁多的形狀，令其性：固實，堅硬，不可刺透而活動；且令其所佔位置與其餘的空間成一適當之比，這些原始的質點比任何由質點組成的有孔的物體都還堅硬，永不能磨壞成碎體，沒有什麼能力可以分開他們。

就是他以後的人時時也是這樣承認，不過在 John Dalton (一七六六——一八四四) 時代以前，並未得到大家的同意，未敢直然公佈為定而不可疑的律條，只是個人的主張而已。到 John Dalton 時代以後，這樣物質之構造解釋方能通行於世。

John Dalton 對於原子之解釋大略如下：

『凡氫氧等簡單之基本物質，即普通之所謂元素者，皆由極微粒之原子集合而成，一元素之原子均有相等之一定質量，其形狀，大小及其性質均相等；而相異元素之原子其形狀，大小及其性質皆各不等。』

以後雖尚有多人研究界說之，——如凝形原子說 Lord Kelvin——都不過於原子的解釋只是認為：

『原子是構成物質最終的質點，用人力是無法分開且其本質為堅硬不可擊碎的

原子爲構成物質之要素，總是明白了，已無疑義，但是原子的本質爲何種質構造而成？因何他有這樣種種的特性？欲明白這個問題尙須繼續看現在人們對於原子之解釋。

自X光，放射元素等發現以後方能窺到原子內部構造，依邁爾試驗之影響方能略知原子內部排列的形狀，不過近年以來研究此種問題者，處處皆能相遇，其主要而有相當之成績者可分下列二派：

1. 承認電子順着一定軌道繞仁旋轉。
2. 承認各電子在有一定限制的地位中擺動。

總之現代科學家已承認原子由電子而成，不過只在電子之位置上有不少的爭論而已。

主張第一說法者如：

Thomson, Rutherford, Nicholson, Bohr, Konel 等

主張第二說法者如：

G. h. Lemis, Vangumir 等

第一派諸家對於原子之解釋略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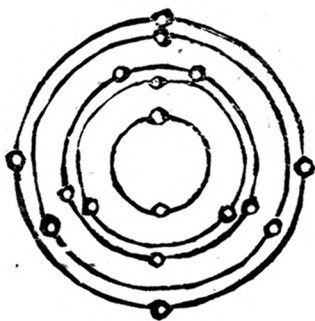
1. 原子由一中核及圍繞迴轉之若干電子而成。
2. 中核由帶陽電之物質及若干陰電子而成，其陽電尚有餘裕。
3. 圍繞中核之電子數恰可中和中特過剩陽電而與元素之原子序數相等。
4. 若原子內電子數甚多則排列為數重直徑相異之輪圈。
5. 元素之化學性質基於外層之電子輪，其某種物理性（例如特有之 $\alpha$ 線）則基於內層電子輪。

6. 中核有時自行破裂，放出帶陽電及陰電之二種粒子，此即為放射變化，此時所分離之陽電粒為帶陽電二單位之氦原子，通常以 $\alpha$ 粒名之，電子則以 $\beta$ 粒子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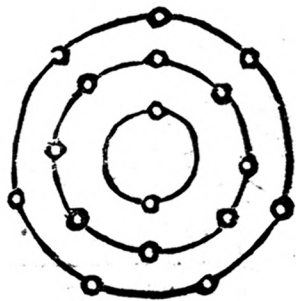
又循一定軌道迴轉於中核周圍之電子，若移動於他軌道時，則起能之發散或吸收，因之發光面現各元素特有之「分光景」。

試舉左圖明之：（ce之模型）

第二派諸家對於原子之解釋略述如下：  
彼等以立體球代平面輪，而此球上之電子存在之點，假定其為內切正六面體之八頂點，故此說曰八隅說——Octet theory——此說法即此八頂點為電子「平衡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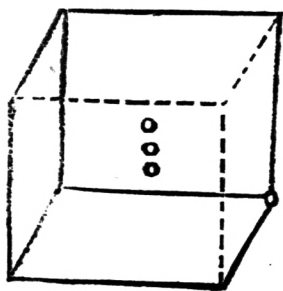


Urbach 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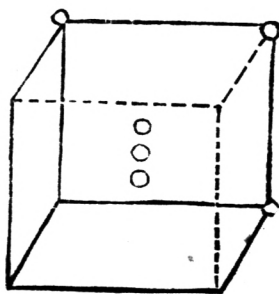


Koseel 之模型

置』——Position of equilibrium——電子只能在此等點之左右擺動，而不能離開他  
們。左邊就是幾個簡單的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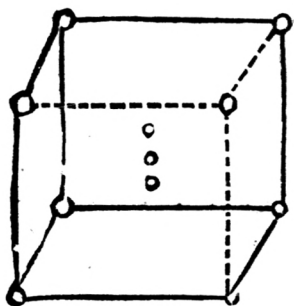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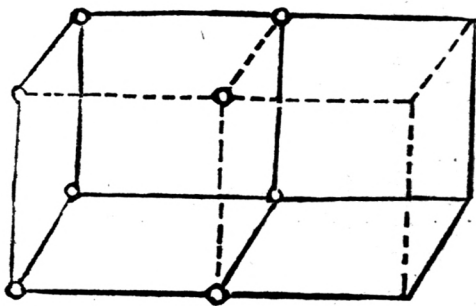


B

原子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就可以簡簡單單的解答之為：  
「原子是構成物質惟一要素，他的內部構造是由代陽電的陽核居於中心，代



Ne



NaCl

陰電同電子環繞於外部成種種之形狀而生有這種種不同之原子。』現在對於原子的解答只好止於此。



# 秋 辭

耿耿

秋光慘淡秋風寒，

月移枝影影入簾；

落葉蕭蕭摧腸斷，

妾空憶郎郎不還。

## 「北平隱語」敘論

高耘暉

今年的春天，我開始注意到「民俗」了。「民俗學」在我國雖不過十多年的歷史，但牠的成績已頗有可觀之處。數千百種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專集，已令我們很滿意了。這裏面有歌謠，謎語，唱曲等等；但在「民俗學」和「語言學」佔有重要位置的「諺語」，却付之缺如。今年暑假中，閒着無事，便着手採集北平的「隱語」，費了許多天的工夫，並承幾位朋友的幫助，竟收得了一千餘條。起初本只是消遣，後來看顧頡剛先生謎史序上說：『看了古代的謎，應當設法採集現代的謎。看了採集謎語，應當設法採集其他的民間特殊言語。』採集現代謎語的集子已經不少了，但採集「其他民間特殊言語的書，却不會見過。於是使我決心把他整理編定了。幾個月來，所見到關於「隱語」的各種材料，和研究的一些結果，便把他用來編成一個敘論。第一部分是對於「隱語」全體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專研究我所收集的「隱語」。至於這一千多條的「隱語」，雖不算如何巨量，但研究起北平平民的語言，也就有所取材，不致「空口說



白話」了。

(一)

諺語所以只有零碎散亂的材料緣故，很不難解答。因為歌謠，謎語等項，都比較的長，容易令人注意；放在心裏也就不易忘記。若是叫個小孩子來，他便可給你說了許多。搜集起來，非常之容易。至於諺語却不然了，不但體材很短，而且說牠的人，只是想修飾他的語句，並不佔主要的地位，說完，便不放在心中。若要叫一個人單獨給你說「隱語」，他一定記不起多少。要是他們平時說話，便又不知不覺的帶着說了出來。試想採集起來，一時如何能得到好成績呢？所以關於諺語的書，便很少見了。其實注意到民間的俗語的人，却是很早。幾千年前，有一位（或幾位）不知姓名的學者，作了一部書叫做爾雅，把各種不同的名詞作一個注解，所收的當然是那時的俗語。又在二千年前，有個揚雄的，向各地的人訪問各處不同的俗語，著作了一部方言。雖然他們所收的內容不同，然而動機却和現在研究民俗學一樣。並且那時還沒有「隱語」一類的俗語，不然，也許他們都要注意了。後來的人，只覺得古代好，現代壞。一開口便要說些什麼「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等

尊古卑今的話。所以他們做學問，也是覺得今不如古。天天只是考古復古，至於和自己最接近的現代，却倒不肯研究了。他們所做的些駢雅，別雅，續方言，廣續方言等，所說的都是古代的死東西，毫無當時的語言。差不多唐以後一千餘年的民衆俗語，竟無人肯去研究，反而在那古代的死語言上，翻來覆去的用工夫。這豈不是學術上的一個大缺點嗎！二十年前，王國維先生才看到這一點，他在宋元戲曲史上說：「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爲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但始終沒有人去做這步「輯」，「理」的工夫。至今民俗學已漸發達起來了，也就有人注意語言的研究，如諺語，方言，和這類的「隱語」都是。顧頡剛先生在謎史序上說過，「我們……對於下等社會專說隱語，也或者以爲可厭；但是，我們非曉得他不可。我們必須曉得了他，才可討論到對付他的方法。」又說，「我們要求知道民衆的生活，言語便是民衆的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種。他們的諺語是他們的道德法律；他們的成語是他們的詞藻；他們的謎語隱語是他們的智慧的鑰匙。謎語和隱語他們可以用來表現自己的智慧，用來度量別人的智慧，用來做出種種秘密的符號。」這些向來爲一般知識階級的士大夫們所看不起，

認爲是「引車賣漿者流」所說的「隱語」，牠的如何重要，如何價值，不必用我再給牠怎樣申說，但看顧先生這幾句話就該明白了。

\* \* \* \* \*

「隱語」，近來許多研究民俗的，都把他叫做「歌後語」。其實錯了。原來歌後語只是一句成語，把他的末一個字減去，令人思索。如「下」字叫做「七上八」（下），這「七上八下」，本來是一句成語，但把「下」字刪去使人猜，就變成歌後語了。這樣和「隱語」相差很遠，如何能混爲一談呢？錢南揚先生謎史上說這些「隱語」是「獨脚虎」，也不對。按獨脚虎的體材，和謎一樣，每條加上三句，就成一首詩。至於這些「隱語」，短的只有三個字，長的可到八九字，如何能作成詩呢？再說獨脚虎在謎史說起於元代，但「隱語」至少在宋代已有了。（說見下。）還有把牠叫做「縮腳語」的，按「縮腳」二字，謎史說是「獨脚」二字的轉音，則縮腳就是獨脚，當然「縮腳語」這個名稱也不能成立了。這些「隱語」的名稱，決不可向書本上求；因爲他本來自民間，我們就應該還向民間去求。牠的真名子叫做什麼？應當叫做「坎」。在南方，加上南方的語尾，叫做「坎子」。在北方，加上

北方的語尾，叫作「坎兒」。按「坎」字本是坎坷不平之意，這裏是說說話不平淡；因為加上了「隱語」，自然曲折了，所以叫做「坎兒」。說話用「隱語」，謂之「調坎兒」；調，使用之意。北平有「平地驢子——不懂坎。」的一句「隱語」，便是指此而言。「隱語」在北平，又叫做「俏皮話」。「俏皮」是美好巧麗之意，但美巧的語言很多，何必只限於這「隱語」一種呢！上面幾個名稱，依我看來，都有不妥當的地方，所以便捨去了那幾個名字，而勉強用上了這個攏統的名詞「隱語」了。

\* \* \* \* \*

這類的「隱語」，都有一定的格式，如謎語的謎面謎底一樣。白啓明先生在他的歌謠謎語談上說，「歇後語即俗所謂坎子，（歌謠論集作「坎土」，誤。）牠的體材分「起語」「目的語」兩項。」所謂「起語」，就是用來隱射下面的一句話；「目的語」便是所隱射的那句話。例如：

豬八戒照鏡子：（起語）——裏外不是人。（目的語）

禿子當和尚：（起語）——將就材料。（目的語）

白先生還說將要作一個研究「歇後語」很詳細的著作，在心聲報上發表，可惜這篇文章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不知究竟如何。（廣州中山大學的民俗週刊第六期上，鐘敬文先生作了一篇文章紀念白先生，其中曾列舉他的著作，却不會提到這篇文章。或者他始終不會發表這個著作，不然便是那心聲報很不易見到了。）

\* \* \* \* \*

爲什麼產生了隱語？怎樣的產生隱語？在這裏我們有解釋的必要。現在據我的意思，可分作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是民衆爲發泄自己的智慧，及爲點綴說話的美麗起見，便不知不覺的造了這些「隱語」謎語一類的東西，而又漸漸流傳了起來。顧頡剛先生曾說，「他們（民衆）的謎語隱語是他們的智慧的鑰匙。謎語和隱語，他們可以用來表現自己的智慧，用來度量別人的智慧，用來做出種種秘密的符記。」原來人類雖然分了知識階級和無知識階級，但是他們的智慧却不以此爲別。在那知識階級中的人，自會運用文字來發泄他的智慧；但是那無知識的人，便不能使役文字了。於是他們用了人類好發表的天性，造了些歌謠，唱曲，謎語，隱語等以發泄他們蘊藏在心中的智

慧。再說人類都有一種愛美的心理，就是許多他們認為美的東西都要曲折的，不平的。換句話說，要想一件東西的美，必須要他曲折不平淡。譬如：人體要「曲線美」，做文章要有波折，以至於音樂的曲子，一個故事的構造等等，莫不以不平淡為貴。便是說話，也是這樣。若平鋪直叙的說下去，一定令人討厭，而且太沒有含蓄。於是就造了「隱語」一類的東西，夾雜在談話中，便覺得格外的風趣，格外的生氣，不致生硬呆板了。有時用了「隱語」來罵人，嘲笑人，就像文人們用些典故故事做了文章來罵人一樣；在罵人的固然覺得含蓄，就是被罵的也覺得柔和宛轉，不比破口大罵，三兩句就令人發怒了。這些隱語諺語成語，便是民衆的典故故事，若是沒有了這些東西，再聽他們說話，就覺粗爽無味了。這便是「隱語」產生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是一班雜技平話家的造作。前面的原因是自然的演進，在這一條所說的是人工的故意的造作。前者發生在先，後者發生在後。因了民衆自然的演成了「隱語」之後，社會上便漸漸流行起來。於是一班雜技家，平話家就採用了牠，也就自己製造了起來。在這一條中，我們又可分作兩項來說。一是雜技家的造作。這裏所

說的雜技家，是專指那些專說謎語隱語的人。他們造「隱語」，是佔着主要的位置。如宋人吳自牧夢梁錄及耐得翁都城紀勝等所記，各種說隱語謎語的雜技，已不下十餘類。這十幾類的隱語謎語雖不能盡考其詳情如何，但我想一定有許多是造作現在這種「隱語」的。此後，專以說隱語爲業的雜技家便漸漸少了。但元陶宗儀輟耕錄中有院本名目一段，所載各種隱語謎語的書籍，仍是不少。如「衝撞引首」中的「歇後語」；「打略拴搖」中有「猜謎」者二本，爲「杜大伯」及「大黃」。此外尚有幾種，也很像「隱語」一類的東西，但尙無法證明罷了。按陶書作於元末，可見當時對於隱語謎語，尙盛行如此。在這許多的謎語隱語，「一定有一部分由那些雜技家的口中，流傳在後世。這一類的造作，只是爲說隱語而造隱語，不含有其他作用。現在還有一種，也是爲修飾他的言辭而造，這便是平話家了。這一類平話家，——如說書的，說像聲的等，——他們最大的長處自然在口齒流利，只一開口，便趣味風生，令人傾倒。若加上了「俏皮」的「隱語」，尤其顯得動人。所以他們時常喜歡用「隱語」。在普通，他們只是採用些民間流行的現成「隱語」，但有時需要牠而現成的不夠用，於是他們便運用了會說話的天才，來造些隱語應用。譬如，許

多平話小說，描寫人心中的恐怖驚憂時，常常說：「心中好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試一思索，我們平時說話可用得着這句話麼？——除了講述一個故事以外。——這便是平話家造隱語的明証。在我所收的隱語中，也正有許多看得出來，是為平時人所不說的。如：

「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宛然是說書的口吻。又如：

「王瞎子的書：（或作王麻子。）——白說一回」。極像那天橋或廟會上說書的，剛開始時用以吸引聽者的話。雖然不能考出王麻子（或王瞎子）是什麼人。（或者竟是「成語式的人物」，也未可知。詳見第二部分，研究這些我所集的隱語時，再當討論。）還有一些「隱語」，也很像平話家造的，我們不必一一舉出了。總之，平話家造隱語，是無可疑的。上面雜技家與平話家的造作，便是隱語產生的第二個原因。

隱語的產生，也不完全出自創造。其中有一部分，是從古代或其他的成語中變化出來。傅振倫先生歌謠的起源中，論「歌謠之所由成」（原註：創作者的方法。）曾定了一條例，是「訪古意以造歌謠」。我們這裏所說的，乃是訪古意以造「隱



語」。現在且舉幾個例子看：

「磁公鷄：——一毛不拔。」這句話是從孟子所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演成的。又按宋時已有類此之隱語，詳見後。

「井裡蛤蟆：——沒見過多大天。」是由「井底之蛙」一句成語變來的；其意則本諸莊子秋水篇所謂「井蛙」。

「坐在井裏觀天：——丑不多遠。」這句話由成語「坐井觀天」變化而出。按唐韓愈原道有，「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等語，正與這隱語之意相同。這類我看決不出自不識字的人，或者也是平話家作的。此外又如：

「抬着食盒上樹：——宴枝有禮。（言之有理）」。

鐵匠拉風箱：——柔能克剛（鋼）。

閻王爺出告示：——鬼話連篇。

象棋鬪勝：——紙上談兵。」等，也不像不識字的所作，很似平話的口吻。

\* \* \* \* \*

其次，我們應該考的，是這類「隱語」的起源。我國隱語（這是泛指所有各種

隱語。〕起源極早。據今可考見者，則春秋時代，已經有了。不過在那時只是一種秘密的符號，以此物喻彼物，以這事比那事；說的不必明言出他的意思，只要聽者加以思索，也就可明白了。如左傳所記「智井」「麥麴」之問，史記所記「大鳥」「稷田」之言都是，不過互相比喻罷了，原是很簡單的。到了後來，愈演愈繁。便漸漸分作了兩條路：一條是文人學士的，一條是老百姓的。兩方面都逐漸進化，各有各的風趣。文人一方面的謎雖好，但是慢慢的酸化，用許多典章故事，令人不易懂。所以牠的勢力，遠不及老百姓的大。他們的雖然有些粗陋的地方，但却非常自然，別有牠的風味。「隱語」便是這裏面的一種。因為牠是無知識階級的，沒有文字的字寫定，所以考牠的起源，是不可能的。但以我所知，則北宋時候已有了。

蘇軾與陳季長尺牘：「鄉諺有云：『缺口鑷子』，君知之乎？」自註：「缺口鑷子：——取一毛不拔。恐未嘗聞，故及。」這「取一毛不拔」的「鄉諺」，不是現在的「坎子」是什麼？蘇軾是北宋人，所以這「隱語」的起源，至少在北宋或更前。直到現在，還有「磁公鷄：——一毛不拔」的「隱語」，或者還是那「缺口鑷子」的轉變。現在我們再舉一條南宋的證據：

張仲文白癩髓（在明陶宗儀說郛中，）「嘉泰（南宋寧宗年號，）末年，平原公特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賣傘：——不油（由）裏面」。』這句話雖然是他臨時的造作，但可知道那時已有這種題材了。更可證明前面所說的，平話家爲了需用而自己造「隱語」。如果牠漸漸的在人們的口上流傳，而沒有這篇文章來說明，我們還能知道是誰作的麼？

前面所說的，是就古代的「隱語」以研究牠的歷史。現在我們再就現代的「隱語」，來考牠的時代。「隱語」就時代說，可分爲近古兩種。近代的「隱語」，很容易知道，因爲牠的背景很明顯。例如：

「洋車上馬路：——沒轍。」

「巡警擺手：——管不着那段。」

「大法國見了紅燈照：——喜歡冤家。」按洋車，巡警，都是近來才有的名辭；「紅燈照」，是義和團時代的一種教匪；可見牠們成立都不久。至於古代的，因爲背景不易知，所以牠的時代也就不好明瞭。現在且就我所看得出的幾個，來研究

牠的歷史。

「蕭太后擺筵席：——好吃難咳呼。」「咳呼」二字不可解。此處所謂蕭太后，當爲遼聖宗之母。聖宗初即位，太后攝政，改國號曰契丹。在當時或傳說很盛行，但無遺留至今者。惟明人小說。（據魯迅小說史略。）八仙東遊記，有呂洞賓助遼蕭太后破宋事。此外之遺跡，如：

明劉定之呆齋集：「梁氏園外有舊城，爲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西半猶存，號爲蕭太后城。」

清朱彝尊日下舊聞：「白雲觀西南五六里，有蕭太后運糧河，泯滅不可問。」可見古代關於蕭太后的傳說，極爲勝大，然而現在却絲毫沒有了。以此証之，則這個「隱語」的來源，必定很古。雖未必在遼代，但至少也該在蕭太后傳說盛行的時候。

「蒙古名子：——契丹。」這一句「隱語」，也不大好解。或者因了時代古遠的原故。按契丹即遼，其先建國很早，後滅於金。至於稱蒙古爲契丹，也有原故。據王國維氏韃靼考，謂漢人及南人，時呼蒙古人爲韃靼。則民間之誤稱，當恒有之。

況蒙人爲北來之一大民族，則民間誤會之機會更多。至稱其爲契丹，也是意中之事，因爲契丹也正是從前的北方大民族。此事雖無確證，然而是很有可能性的；若如此，則此隱語之成立，大概在遼亡後，蒙古族入主中國之時。

「騎着邊牆罵『達子』：——裏外反叛。」邊牆，北平一帶人稱長城之名。「達子」，解法甚多。傅振倫先生歌謠的起源，有一句話說：「韃子實指韃韃。」此說也有成立的可能。按元朝秘史稱韃韃爲「塔塔兒」則「達子」或爲「塔塔兒」之轉音。因「兒」爲北方人之語尾音，「子」爲南方人之語尾音，若「塔塔兒」自南方口中言之，則易「兒」爲「子」；復簡略之，則成「達子」。此說雖頗有些理，然在此處決非此意。今按吾鄉稱滿人，猶曰「滿清達子」。則此「達子」尙有二解。一則民衆稱外蕃之代名辭，其一蓋專指滿人。何以言之？蓋滿俗好垂辮，深爲明人所不喜，但看明末爲辮髮而起之大屠殺可知矣。「達」，言下垂也。吾地稱婦女髮下垂者，曰「達毛」。則「達子」之名，或爲明人惡滿俗，而故狀其垂辮之形曰「達子」。總之，無論其爲泛指外蕃，或專指滿人，則此「隱語」之起，必在明代。蓋明代邊患甚急，長城以外，卽爲外人，故有騎着邊牆卽可罵達子之情形。此外還

有稱「達子」者，如：

「老達子聽戲：——白搭工」，語雖不可解，大約亦指此。又有：

「二達子騎驢子：——繞個灣。」則似人名，未必指外蕃而言。

「崇禎爺殞天：——叫誰沒誰。」此語似產於清初，因為那時明亡未久，人心思明，猶不能忘崇禎崩時之慘狀，故成此諺。又有「丈八燈台：——照遠不照近。」則見諸紅樓夢，至少為乾隆時代之作。所有古代遺留下的「隱語」，當然不止於此，不過因了牠的背景不明之故，無法證明罷了。

\* \* \* \* \*

當我採集這些隱語的時候，裏面有許多很難懂的。例如：

「王二『楞』的袍子：——說說當啦！」為甚麼王二楞的袍子說說便當了，這是很難解的。後來看了鐘敬文先生歌謠雜談第七節故事之俚諺說：

「俚諺中有附帶故事，因展轉說，暫遠暫廣而忘其所以者，此不特古有，今亦不少也。……俚諺中之附帶有故事者，尤以「歇後語」為多，則體材之關係使然也。其實，此種語，正與「古語」之流為「俗話」相似，數典忘祖，理有必然者耳。

「這便使我明白，了因爲這「隱語」發生之時，是本着一個故事來的，傳到後來，大家都把那故事忘掉，於是隱語也就不解了。譬如：

「趕三的驢：——到啦！」假若若干年後，大家都不知道劉趕三（清末名伶）和他的驢的故事，這個隱語就不能解了麼？其實隱語所本的故事，也不全是真實的，但看牠們時常用些豬八戒，張飛，武大郎等小說上的人名，便知道牠們材料的來源了。並且，我們由此可以考見哪一類的故事在民間最盛行；哪一部小說最受他們歡迎；於研究民衆思想上不無補助。

在隱語中有一個特別的體材，是用以罵人的。如：

「大車拉王八：——載你。（在你）」

「半夜叫草料舖門：——喂你（爲你）。」爲什麼大車拉着王八却載你？爲什麼叫草料舖的門又成了爲你？這樣講起來是不通的。但用了牠來罵人，於是對方的「你」便成了王八或驢馬了。這一類很少，可是牠們都有一種特別的風趣。

還有一類的「隱語」，很像是歌謠，採集時頗難辨別，如

「親娘後矜子：——疼上來一陣子。」

「小禿長槍：——一樣一張。」這樣句子的長短都差不多，並且還有韻，非常的像兒歌，採集時是要費斟酌的。有些諺語，也頗像隱語，例如：

「火燒眉毛，暫顧眼前。」等樣的，也是上句隱射下句，與隱語分別甚少，但不能就認牠做隱語。牠們的分別，祇是諺語句子，上下長短都差不多；隱語的句子，却參差很多。還有諺語很協韻，隱語則不管這些了。牠們的分別，僅僅在此。

以外，我還有一點意思，就是想依照王國維先生的意思，把古書中的隱語，都「輯而存之，理而董之，」尤其是在各小說中更多。但因爲時間的關係，這步工作只好等到將來了。如此做來，不但古時的隱語可以知道，便是現在的隱語，也可由此証明牠的時代了。

十九，十二，二二，冬至，寫畢，

補記

此篇脫稿後，偶翻北京歷史風土叢書，於瞿宣穎之北京建置談蒼中，

見云：

「玉河西岸儘南，有『達子館』，清代所以館蒙古貢使者。」則蒙古亦稱「達子」，且出於清人之口。於前所說爲指外蕃之說頗合。爰附誌之。



「肅太后擺筵席：——好吃難咳呼。」「咳呼」二字初不解。後承友人王君志民之指示，謂「咳呼」爲「尅化」之轉音；言消化之意也，於意頗當。又言「達子」，爲指北方民族之總稱，猶稱南人爲「蠻子」也。按吾地稱北人曰「云笏子」，與「達子」音頗近。且均從去之音，大約皆從古「狄」字演出。

# 中國古代小說的善惡因果及鬼神報應

## 的觀念

宗英

我國古代的小說，多半爲了要顧及善惡的因果和鬼神報應的觀念的故緣，失掉了牠的價值。例如今古奇觀上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上，大意說：

明萬曆年間，有某甲者，太學生也。結識一妓名杜十娘者，二人情意至愜，後某甲者雖床頭金盡，而十娘卒不以此而厭之。但搗兒數促十娘與甲絕交，十娘弗顧也。後搗兒限十日內，使甲籌銀三百兩贖十娘身，甲奔波多日，始借得銀五十兩歸，十娘又助其大半，始獲贖身携之返里。

一日，二人船抵瓜州，飲酒談心，大醉。十娘興起，高歌一曲。時鄰舟有少年名孫富者，聞鄰州有歌聲，知非良家女也。適五更時雪花飄墜，富乃出僞作眺雪，正值十娘梳洗畢，自揭短簾潑盆中殘水，被孫富所見，爲之心動，乃大聲吟詩，招甲出而邀之酒樓，問出此女之來由，且用言嚇甲。言「若引此女回家，必受

父母之責；且停妻再娶，更屬違法，甲竟爲其所惑。允富將此女轉賣與之。

二人重回舟中，甲將其意告十娘，十娘亦未拒絕，從容允之。

次晨富將買杜銀與甲，促十娘歸富。十娘見甲有喜色，乃手把船舷，命將其大箱抬來。十娘開鎖，內有抽屜八，皆藏珍珠異寶，盡投諸水中，大罵孫富不義；且對甲曰：「妾風塵數年，私有所積，本爲終身之計，自與郎君山盟海誓，將歸見大人，或念妾苦心，收之中饋。今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言，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此非妾負郎君耳。」言罷，奮身躍入水中。

我們讀到此處，必定要廢書三嘆了。李甲不識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致使千古女俠，不能覓一佳侶，是以明珠美玉，投諸盲人。我們是如何爲十娘可惜！

但是他又寫李甲傷心，孫富受驚，全都死了，還沒有什麼。他又寫後柳遇春失墜銅盆於水，覓漁人打撈，撈出一個小匣來。內皆珍珠異寶。當夜遇春就夢見一女子凌波而來，乃十娘也。近前萬福，訴以李甲薄倖。承君慷慨助金，特以此一匣奉上，聊表寸心，言訖不見，遇春偶然驚醒。

我們看了這一段腐化的文字，要牠做什麼呢？我們該到十娘沉水之處，使我們

心中十分受感動；這就是通篇的魔力，也就是牠的價值；但是我們看完柳遇春夢醒後，反覺得有些平淡了，把全篇的價值都帶累壞了。

這作書的人，所以不作到杜十娘跳河的地方為止。而偏要上以後許多文字的緣故，就是因為他存了一種所謂善惡因果的觀念。原來十娘死了，孫富李甲也隨着死了，這可以說是報應。但是柳遇春的一片熱心，輕捨錢財，幫助朋友，使其成全美事，這一種善舉還沒得報應呢，所以才又加上後邊這一片文字。

什麼叫做善惡的因果呢。我這裏不得不解釋一下：因果就是因為了這個原因，所以得到了這個結果；善惡的因果就是因為你行善，所以你得到了善果；因為你行惡，所以你就得到了惡果。因為你整日的勞苦工作，所以就有飯吃；因為你作賊偷人家的東西，當然就可以被人捉住。——但是也許是勤免工作的人得到了意外之禍，而終身受罪；也許是賊人沒被人捉住，從從容容的偷去了許多財物。——然而凡勤勉工作的人都要得意外之禍嗎？凡做賊的人都不能被人捉住嗎？這他不盡然。所以世界上不平的事情多着呢，平的事情也不少，而所以這鬼神報應又起來了。

因為善惡因果未足盡信，所以就有一般聰明的人們，就用神鬼報應昭彰的嚇人

手段來教化愚民，來輔助善惡因果的不足了。因為專拿世上的事實來引證善惡因果的昭彰，漸漸有人不信了。譬如聖人勸一個賊不要偷人家的東西，偷人家的財物是要被人捉住的，賊人立刻辨駁他，「那麼，隔壁的趙某，常常偷人家的財物，怎麼沒有捉住一回呢？並且，他近來用他偷來的許多財物，置宅買田，竟變成一個富翁了。」當時聖人被這一駁，恐怕也沒話回答他吧？所以萬不得已，就虛想出來鬼神的事情，來引證善惡報應的私毫不爽。惡人沒人抵抗，自有神來懲罰；在陽間造孽而反享福，到陰世一定要受罪。這樣一來，世界上才可以無不平之事了。

本來小說在古代就沒有人把牠看成重要的東西，都把牠看作「街巷瑣語」，「道聽塗說」，「引車賣漿者流」的閑話，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的玩藝兒。到唐代定了科舉取士的制度，只要你把應試的東西，背誦熟了，就可以求功名，得富貴，會作小說自然是毫無所用的。這樣一來，小說更沒人注意了。

但是偏有幾個特別的文人，他們厭惡這惡濁的世界，看透了人生。把功名當作塵土，富貴比作朝露，他們才作小說以自娛，還可用以諷刺世人。這些人不但割棄了功名，被人知道了還要罵他沒有人格。古代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許多的書，

至今還沒有人考察出來是誰作的，足可證明小說被輕視了。科舉制度到現在才廢了，小說也被影響一千餘年，那時的人們都叫子弟念四書五經以求功名；禁止子弟們看小說，以爲他沒用；不但沒用，並且還是誨淫誨盜的東西；就是有許可他們叫子弟看的，也不過是那種善惡因果和鬼神報應這一類的小說。這樣書叫子弟看了，和看一部玉歷寶鈔勸世文與聖人格言似的，子弟看了，知道善惡的利害，才存了一種存善去惡的念頭，庶乎可以成一個善人君子。

這是因爲社會的要求，不知道爲了些什麼緣故，而究至於使一般作家，自命以賞善罰惡的大神，執着一管至公無私的筆，去賞善罰惡了。就是真正事實上不平的事，也必須都把他描寫平了。

本來我們描寫一件事，把他的前因後果描寫出來，也不算什麼不好；無如那些作家，專描寫那善惡因果和鬼神報應的事，而絕不描寫那不平的事，這實在不對。比方說描寫岳飛是一個忠臣，並且立了偌大的武功，但結果被奸臣陷害了；王昭君本來是一個美女，而偏被毛延壽爲了自己私利的關係，而始終嫁給匈奴了；又譬如說羣雄四起，互爭天子，有一個英雄，很是英明有才，大仁大義，愛民如子，而反

沒爭得天下；這些都是不平的事情，我們讀完了這些不平的事情之後，或者是爲岳飛惱怒不平，氣憤添膺；或者爲王昭君流了許多同情的眼淚；或者爲那個英雄長嘆，這都是這些不平小說的魔力，也就是他的價值，他能夠感動我們的心至於這樣，我們還不承認他有價值麼？

所以那不平小說是合善惡因果的，但是正是因爲他不合於善惡的因果，才能夠使我們心中感動。我們談了他之後，或者是拍案大怒，或者是眼淚欲奪眶而出，或者是廢書三嘆，這正是他的特殊的價值呢。反而言之，我們讀了那些善惡因果的小說，便沒有這些現像，這正是因爲他平了，善的得善報了，惡的得惡報了，本來他就沒有不平的事情；我們讀完之後，心都平了，怎能夠引起我們的嘆息惱怒和悲哀呢？

照上邊看來，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善惡因果小說雖然可以創作，但是不可以存了善惡因果的觀念，有時自然的就寫出來前因後果，但不一定都要合於善惡的因果，並且那些不合於善惡因果的小說，更能夠感動人，更有藝術上的價值。有時一定要顧及善惡的因果，反連累了全篇的價值。至於那鬼神報應的小說，和因果小說一

樣，同是要顧及善惡的因果，但更給我們一種迷信的影響，更腐化，絕對不能存在。

最後我們再說小說的功用——目的——據郁達夫先生小說論上引派米拉序文上說大概不過下列的三種目的：一，有趣味；二，盡教化之職；三，描寫正確的人生。並且說：「這第二種以宣傳道德爲小說的任務的見解的小說，就是現在所謂的：『目的小說』的根據。照藝術的良心上講來，是講不過去的。總之，目的小說，在創作者方面，不妨創作，而當論小說的藝術的時候，絕對不能拿來作論斷的準則。因爲目的小說（或宣傳小說）的藝術，總脫不了削足就履之弊；百分之九十九，都係沒有藝術的價值的。」

何以『目的小說』都會沒有價值的呢？就是因爲他處處要顧着目的不得不有損於小說中事實的實性的緣故。原來小說的生命，是在小說中事實的逼真。如約幹，盤洋（Yohn Bunyan 1628-1688）的天路歷程（Pilgrini O Progress）之類，讀者讀不上兩頁，就覺這書的事實是假的，興致就索然了。所以『目的小說的價值的低落，第一是真實性的缺少，第二是趣味不濃厚，就是無維擊的能力。』



上邊郁先生這一片話，就是說那些善惡因果的小說，——當然屬於目的小說了——目的必要顧及因果，所以往往失了藝術上的價值。失了趣味。而只仗着善惡的因果小說，也不能描寫真正的，正確人生，因為我上邊已經說過：世上的事，有合乎善惡因也有不合於善惡因果的。若是硬不寫不合乎善惡因果的，只寫合乎因果的，當然沒真實性了。並且也不自由了。好像作詩是的，是以裏邊的情緒爲主的，音韻不過是輔助的東西。如詩經楚詞，都是用自然音韻的。作着很自由，並且音韻也很順當。但是到了後來，竟把音韻看成頂重要的東西，限制韻脚，限制平仄，甚至於限制字數。他們以爲作詩若不合乎這些個條件，就一定不是好詩，就稱不起詩。他們寧可削足就履以形式來限制情緒，所以有打倒的必要。善惡因果的小說也是要合乎善惡的因果的條件，來妨礙事實上的真實性，來妨礙藝術上的價值，正是和那些以音韻來妨礙情緒的詩一樣，至於那些鬼神報應的小說，不但不能教化人，并且給我們一種迷信的思想，害人不淺。我國歷代善惡因果和鬼神報應的小說居多，而不合於善惡因果的小說竟寥寥無幾，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 不能犧牲你

醉生

向來爲親戚朋友們所肯定是「坐懷不亂的聖人」底涓湖，在最近兩個月裏可戴不穩這頂「榮冠」了；差不多誰都敢拿事實來證明他已經轉換了一種新的人生觀；尤其是追逐了許多時，還得不到一個女性來談愛底那班同學們，都在欣羨贊美着涓湖是怎樣一個幸福者，居然在同空間同時間裏容納着兩個對象？然而在現在涓湖底腦海裏循環出沒着的，只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底一齣獨幕劇。一隻小的舢板，要在愛河底狂風駭浪裏掙扎着到岸，那真不是容易的事！自然，涓湖也覺察到這一點，而感起生活的不安定來了！

\* \* \* \* \*

無時不在我內心深處底親愛的涓哥！

怎麼我倆間底通信密度，居然減到隔兩個禮拜才收到你薄薄地最多不超過三頁，並且僅僅報告些枯燥無味地學校生活斷片了？！從前只隔兩天至少就要寫七八張還充滿了熱愛底精神，到哪里去了呢？

自然，我絕對相信你對我說過的：「我整個的心靈，只許妳永遠佔有着！」底話。並且我也曉得，P大學裏底功課，在全國中可以數得最嚴格的一個；你一定在那裏拚命準備到三個月後拿列在最優等裏底學士榮譽來使我在社會上也無形增高些地位！加上你新近兼了個家庭教師底任務，便越發忙不過來多寫幾句像從前那樣甜蜜地話給我！

親愛的！假如我所猜測的並沒有一點「錯」底成分在內？！那麼，請你把我前兩個禮拜寄給你，經過多少次挑選的兩匣「蓮的」，常常拿來吃吃，調劑調劑疲勞的消耗；這是「價廉物美」，合乎經濟原理的補法咧！

此外，還有幾句話，若是照直說出來，似乎我太顯得褊狹了！若是不說吧？！又怎麼對得起你愛我底熱情！所以，不知經過若干次底切實的考慮，我才決定把我所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寫出來；還要求親愛的給個可以使我滿意的答覆！聽說你在家庭教師地位上得到的物質代價，雖然不能和你消耗去的精神相抵；然而你底學生——可惜我還沒有知道她底名字，盼望你在回信時能報告訴我一下？！因為對我說的人也不曉得。——却很能了解這點，而表示熱烈的同情；

所以她就給與了百倍於物質上代價的精神來安慰你。告訴我的人，還引出了許多多多可靠的事實來證明他底話沒有謬誤；但是我現在却僅僅能殼寫到這裏為止，因為已經心跳手顫得沒有一點勇氣可以把那些話也寫在這張紙上了！（這時候，若是我再把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以後，眼睛哭得腫成胡桃一般大的情形告訴你，也許你未必相信？所以索性不談了！）

親愛的！你是未來的博士；所以我決不敢在這裏和你談什麼戀愛的理論，做那「班門弄斧」底不量力工作；但是我却一百二十萬分竭誠地禱祝着你快點表白出來？！在靈肉都整個屬於你而受你熱愛到現在的我，似乎並不是逾分的要  
求吧？！

恐怕說到這裏，如果再繼續寫下去，便會充分地表現出我那褊狹的心情來；使親愛的看過以後，感到不痛快，或者竟不願意再看下去，消耗你現在最可寶貴的時間，所以不能不暫時打住了！

願永久沈醉在你懷裏的妹妹婉容

涓湖看完信以後，意識上確實發現了很深刻的苦痛；便想換一枝香烟來刺激刺

激腦筋，好計劃回信中應取的態度；等到剛拿起方才含在嘴裏的香烟咀來一看時，却不料先前吸的那枝香烟，已經把前年用一毛錢買來的賽蜜蠟烟咀燒壞了；便只好把新燃着的那枝夾到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裏，有氣無力地吸着——

\* \* \* \* \*

本來，涓湖是一個求知慾極發達的青年：從小學時代一直到中學畢業中間，連星期日都不肯休息，還要伴着書本子坐一天；等到進了P大學以後，雖然爲了環境的支配，已經不能維持星期日也不休息的態度；但仍是至多到公園裏去散散步而已。像吃喝嫖賭那種浪漫生活，簡直連夢也沒有做過一個；至於誘惑性最強烈的和女性間的接觸，那更沒有機會來過一回；並且雖然活了二十歲，還沒有和親戚以外的女性談過一句話；所以才能發得到「聖人」的稱號。

可是，涓湖自從和他底遠房表姊妹婉容由討論學術進到研究戀愛理論，以至於——握手——擁抱——接吻之後，便轉換了從來的人生觀；覺得和女性的肉底接觸，確有不可思議的魔力，使你感到靈肉上最高度的愉快；並且不像從前書上看到的「紅粉骷髏」「母夜叉」等等那麼「窮凶極惡」，他只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女人可

愛的東西了！不過他究竟還不能完全消除「聖人」時代底慣習，所以雖然和婉容兩人已經由講學進到接吻的程度，却始終沒有勇氣敢拿他底手探到婉容懷裏去撫摸她。

然而，渭湖還有一點值得稱贊的：便是，雖然熱戀婉容到「非卿不娶」之勢，仍舊沒有疏遠他正在研習的學術，還是「孜孜不息」地在「學而時習之」看；婉容底所以能堅決地抱着「非郎不嫁」底態度，也就在此而不在彼！

渭湖在寒假後，由V縣離開婉容到P大學來，還不過兩個多月；最初一個多月裏，每隔兩三天，總要騰出工夫來寫個七八張信給婉容；直到一個月前擔任了秀瑛底家庭教師，並且和秀瑛也戀了以後，便只有說話的工夫，而沒有寫信的時間了！就是隔兩個禮拜寫給婉容的那封信，也是在深夜一點多鐘，強制刺戟着腦神經，使它不感到疲倦時寫成的：（普通的朋友，連兩個月也見不到他一封回信！）這樣！自然不能不引起已經二十歲稍微曉得些社會情形的婉容底懷疑態度！加上再有人在旁邊一做「耳報神」便迅速地造成那封「哀的美敦書」式，而又「辭婉且諷」的信來了。

這在涓潮接信後感到極不容易答覆的困難，也是當然的事！

\* \* \* \* \*

陽祿，雖然是P大學裏一個文牘主任，而他却極不贊成「自由戀愛」的學說；他總以為現代青年少女們戀愛底基礎，純粹建築在任意發洩情慾那一點上！——尤其是絲毫沒有道德觀念地，今天雖然熱愛他，——她——明天就可以棄絕她，——他——而從來沒有人去糾正的一種現象；因此，他底十七歲的女兒秀瑛，由高級小學畢業以後，便不放她再去升學了；但是，他同時因為在服務經驗中，也覺悟到「女子無才便是德」並不見得是真理底緣故；所以也很想用最有益，最安全不會由求學轉到戀愛漩渦裏去的方法，使他女兒得些文學上的智識；家庭教師的聘請，便是他老人家最得意地一着了！

可又難得很？！在對於文學有點修養底人中間，年紀大的，便免不了有些反潮流的「冬烘頭腦」；年紀輕的，便又怕不幸碰在崇拜「自由戀愛」的先生底身上，便保不住他底女兒受到影響；恰好，涓潮底文學根柢和「聖人」稱號，都是他兩三年來深信而不疑的：於是涓潮底受聘，便又成爲他老人家更得意地一着了！

誰知道青年人的愛苗，正和夏威夷底火山一樣；不爆發時便罷，只要一噴出來，就是平話裏鐵扇公主底鐵扇也搨不滅它！涓湖既是正在青年時代，自然沒有能力逃出這個公式以外了！

文學和藝術底沒有絕對分野可能性，不但是過去的和現在的文學家藝術家們已經比較算得公認，就是未來時代裏底人們，也未必能找得出可以否認的理由來；那麼，涓湖合秀瑛間，由討論文學而談到藝術，而談到人生，而結到真——善——美！而臚舉當前社會的現實來引證，這又自然不能不漸漸地蔓延到戀愛理論的研究上去；尤其是脫離「聖人」時代還不久，正狂熱地感到肉底享樂的涓湖，當他底愛人——婉容——還遠在V縣，而眼前却擺着一尊「香肉」砌成的「活菩薩」，時時刻刻可以使你醉倒在她懷裏不能醒也不願醒底秀瑛，怎麼能拿理智來克服肉慾呢？所以就在開始執行「家庭教師」職務後的一星期，便也在「心心相印」的方式下，履行了從前和婉容初戀愛的程序；——像電影般地重新放映起來——於這「家庭教師」底教室，也便由秀瑛底家裏，挪到涓湖本來租着住的一間小樓上。——在秀瑛底父親那裡提出來的理由是：「可以把自己走路所消耗的時間，移到準備畢業論文上



去。」真是「堂哉皇也」極了！

因此，涓湖和秀瑛間的肉底接觸程度，就一天比一天進展；不但時間延長到二十分鐘的熱吻，決不會因為遠遠有了腳聲而停止；就是涓湖在婉容間始終還保留着的那點「聖人」時代遺下來的慣習，也宣告「破產」了！使秀瑛在少女性衝動期間得到比較滿足的需要，而又不能不天天挨到打過十一點鐘以後，才失望似地由涓湖護送着回家去。

然而，這時候的陽祿，竟一些都不曉得這位「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底涓湖，已經由講授文學進行到愛底藝術；所以，他在秀瑛到夜裏十一點半前後回來時，也只聽到些幫着涓湖抄寫畢業論文底報告而並不懷疑！

\* \* \* \* \*

涓湖想來想去，確沒有適當的語句可以寫在婉容的回信裏；但也不能就這樣「不了了之！」於是，坐在門側那張對窗的破籐椅裏，閉起眼睛來停止一切視覺，而專去運用他那副豐富靈敏的腦神經。忽然，覺到眼皮上有一種滑潤香膩的接觸，心裏就明白是只有秀瑛做慣的把戲了；但是，等到揉好眼睛，已經很清楚地看到充滿

着肉感的輪廓，和蘋果般任何人見了都會陶醉的笑盛時，原來放在棹上那封婉容的來信，可早就到了秀瑛的手裏了！

在秀瑛看信的時候，涓湖不能不幽默地等着，宛如法庭上靜聽審判官宣讀判決理由書時底當事人！

「我真想不到我底罪惡這樣快就暴露出來！但這也未嘗不可以使我精神上所受的痛苦，早些解除它；因為愛底領域裏，絕對不能容納第三個分子，那麼我既然先愛了她，就不應該再接受妳底愛；可是瑛妹在我可能的記憶力裏，曾經看見過而還留着她的印象底女性中間，竟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到妳所表現出來的少女美的！因此，我就不能不在預料將來必有悲劇發現的感覺中，浪漫地接受了妳所獻給我底純潔而高尚到極度的愛！然而，我仍然不能離絕婉容的原因，乃是爲了她雖然已經處處能發暴露出少婦的風格，使我不能不有些憎惡；而她在日常生活裏所給與我底一切精神物質的安慰，却又並不是妳所可以及得到她的，所以我到現在還沒有發現可以離絕她底充分理由，在我底良心上。同樣，也真始終沒有一些勇氣，敢在妳面前彈出這一聲沈痛到極點的心弦。現在，好了！妳沒有等得到我底表白，就已經明瞭這

一層黑幕；那麼，請妳給我二十四小時的猶豫期間，讓我決定一下！到底犧牲誰？或者，誰都犧牲？！好懺悔我過去的罪惡吧？！」涓湖終於不能不在極興奮地狀態下，這樣的先說了。

但是，在這位天真爛漫，還沒有看見過社會的真面目，年紀才十七歲，只受小學教育底秀瑛，却真是沒有領會涓湖這一段沈痛的罪惡底表白；還是「若無其事」的說：

『親愛的！那並算不了什麼事！你還沒有曉得婉容是我兩年前在S小學校宿舍裏，天天要併到一張牀上去睡的最親愛底同學；雖然她在畢業的前一年，就考進了K女中去讀書，以後只和我通過一兩次信；但是我很相信她現在一定還能像從前一樣地來愛我！或者，會因為愛你而更愛我，因為愛我，而更愛你；那麼，我和她正可以效法「娥皇女英」底故事，豈不是誰都用不着忍心犧牲誰了嗎？！並且我已經有了決心，除你以外，絕對不願意再去愛第二個男性，或接受他底愛！你若是要犧牲我，我就可以立刻死在你底眼前！親愛的！還是快點寫封信叫她來，我們建設個革命的超越一切戀愛方式底新家庭吧？！』

這在涓湖，雖然不妨違背戀愛原理上底最高法式，而即刻承認秀瑛提出來的要求；終於爲了沒有徵求婉容底意見底緣故，就在和秀瑛用力地擁抱着，親了一個長吻以後，挽着她底右臂同到大南影戲院去的路上，把這個困難問題，暫時置之腦後，連回信也不想寫了！

\* \* \* \* \*

那時涓湖從大南影戲院回來後第二晚上，正攤開紙預備寫回信給婉容的時候；婉容底頭，枕在涓湖底右肩上；涓湖底手，也破天荒第一次伸在她懷裏，撫摸着了！她所以突如其來的動機：一半，自然是放心不下涓湖會由家庭教師變出個小家庭來，不能不到此地看個虛實；一半，確是因爲她的父親，新近調充這裏的郵政局長；所以，她才能隨着她底家庭由V搬來！

在婉容底意思，她和秀瑛底友誼，決不致因此而破裂；但是無論如何，不肯承認秀瑛可以佔有涓湖內心上，用五百倍顯微鏡才可以照得出來的一小點；並且要涓湖在領受學位後第一天，就和她正式宣告訂婚，好保證她在社會上底地位，使秀瑛自然不能不做一個犧牲者！

渭湖在擁抱着婉容感到週身血管都跳躍得很劇烈的時候，毫不思索地承認了這個主張了！

\* \* \* \* \*

「親愛的！我不管你對於婉容是取什麼態度？！你還像從前一樣愛她也好，你願意再愛她也好；我只是要求你在領受學位後第一天，用極妥當的方法來證明你中間以戀愛為動機底必然結果？！倘使在事實上。有必要時，就是退居法律上沒有承認，而不受保障的地位，也未嘗不可商量！只要你內心真能自始至終一樣的愛我。除此而外，我還是拿本來人生底結局——死——做結局！」秀瑛在婉容和渭湖談話後一天，對渭湖說了這些話。

渭湖也在擁抱着秀瑛感到週身血管都跳躍得很劇烈的時候，毫不思索地承認了這個主張了！

x x x x x x x

自從渭湖各別承認了她們底主張以後，秀瑛和婉容竟常常在渭湖房裏「不期而遇」；但她們間以前的情感，却是並沒有消失一點，還很親愛的維持着小學時代底友

誼；不過，始終沒有交換過她們內心上對於涇湖共同的那一點情感罷了！

在涇湖看來，眼前固然決不發生什麼問題，但是到了領受學位以後，便即刻會有一幕悲劇發現！那麼，怎麼辦呢？這是不能預先籌劃的一個困難到無以復加底問題！

秀瑛，是可愛的！無論如何不能犧牲她！

婉容，是可愛的！無論如何不能犧牲她！

如果容納了秀瑛底主張？在事實方面，就有婉容底極端反對；在社會方面，就有法律底相當制裁，這便沒有法子可以實現秀瑛底主張，只有犧牲她了！……然而，秀瑛底極度的少女美，萬萬不是婉容所可比得到的，無論如何不能犧牲她！

如果納了婉容底主張？在事實方面，就非得把秀瑛犧牲了不可；在道德方面，秀瑛被犧牲後唯一的出路就是死；那在平常死了個沒有多大關係底人，還得感發點人類底同情心，何況是這樣美得可愛的秀瑛呢！並且「伯仁由我而死，」更是社會上一個大罪人了！那麼，只好打消婉容的主張吧？！……然而，婉容在日常生活裏所給與底精神物質的安慰，却又萬萬不是秀瑛所可比得到的！無論如何不能犧牲

她！

這種矛盾觀念，幾乎時時刻刻都在滑湖底內心做戰場，而又真沒有適當的方法可以來調停；這不能不使滑湖在這樣猛酷的不斷地刺戟中，感到身體底不健康，生活底不安定；因此畢業論文，雖然已經做好了十分之四，而在一個月以來，常常神經迷惘到拿起筆來寫不成一個字的狀態下，還只是維持着那原來的十分之四！

現在，離開畢業考試期，只有兩個多月了；滑湖腦海裏只有：……秀瑛……

……法律……婚約……學位……婉容……道德……社會……死……轍

牲……那些處處可以現出矛盾性底概念循環着發現；連畢業論文已成十分四底稿子都不知道遺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這是現在滑湖吃飯睡覺以外沒有一刻不想到的四個字。這齣悲劇底揭幕，就在眼前了；滑湖底親戚朋友們，都在替他擔憂着；然而，秀瑛婉容却天天都在禱暗時光老人快些走，好早點，使滑湖參加領受學位典禮；而同時發現和她們訂婚底啓事在本埠有名底新聞紙上？！

## 祖母的愛

平章

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她的頭髮大半已經脫落了，還有能夠數的，幾根蒼蒼的白髮，依稀存在她的頭上；她口內的牙齒，至多不過三五個，她唯一的天性，只知道信佛行善，從來不曉得詭詐。要遇見了孤寡的孩子，和貧苦的老者，便投之以幾個銅子。她是我的一位近鄰。這位慈善的老太婆，在每月的朔望，她總是很虔誠的焚燒幾根上好的高香，和一些黃錢，銀鏢等件，及各種的儀式，爲的表示她對於神靈的恭敬。平常的日子，早晚亦是要焚燒香的，但總不是整炷的。這慈善的老太婆，與我住的房屋，僅僅隔着一段低低的短牆，每逢她焚燒香的時候，我這院內總時常望見，一縷繚繞的烟氣，使人的鼻腔，感覺一種奇異的味道。但是她燒香的時候，僅知默默祈求些幸福，絲毫不知覺她那香發散出來的氣味，便感動了一個青年：將他十年前最甜蜜的祖母的愛的餘味回憶起來。他的祖母的特性亦是極敬奉神佛的，對於一般貧苦的人們，更是極力的憐憫和愛護。這個青年是他個長孫，因爲他的祖母，在六十餘歲的時候，他剛才降生，一般爲祖母的心理，尤其是在老年時



候，若是有了孫兒。——便特別的歡喜，總以為若干年之後，有帶紅纓帽的孫子了。她們以又看見一輩人，為莫大之榮幸。並以為這一世總算沒有枉來啊！因了此種原故，作祖母的對於她的孫兒，是十二分加意的愛護。

他剛剛離開襁褓之後，他的一切飲食起居，便同他祖母住在一處，從未分離開過一步。要是一時看不見他祖母，他便如同失迷了母親的小羊一樣的啼哭，無論家中的任何人，總沒有能將他哄好了的。有一次他正在睡午覺的時候，他的祖母因為必須要到隔壁的堂伯父家去，剛進在屋中，不到一杯茶時，他們的老人家，便走來報告說：「您的孫兒醒了；正在哭鬧呢！家裏的人誰也勸不好，請您趕快些回來！」他的祖母聽了之後，起身就往外行走，將跨進自家的院內，便喊着說：「這是誰惹的，我的寶寶！」說亦奇怪，她的孫兒聽見祖母講話的聲音之後，立刻就破涕為笑了。

韶光易逝，年華如水，他已至入學的年齡。畢業小學後，即考入溫中肄業，這個時期，便同他的仁慈的祖母相距數百里之遙。人生的離別的風味，他已嘗試了！這大概是八年前的事吧？亦就是最使他記憶不能忘的一幕，就是在這年的寒假

的時候，他不知受到了什麼的感觸，極力要想往故鄉的家內，省看他的祖母。他的父母以爲他這樣年幼的孩子，單人獨騎的作這樣遠的旅行，是很不放心的。無奈歸心似箭的他，無論如何艱險總是要去的。結果只可命一個老誠的聽差，伴同他一同走了。他坐在車中，是何等的快活喇。

他到了故鄉的時候，大約是在夜間八九點鐘的時候，因爲正是臘月年近的日子，大家全都是預備年事的時候，所以各家的大門全都不關的。——即便關亦關的很晚——他家的門亦是開着的，他毫不猶豫的走了進去，正在興高采烈往前走的時候，猛聽見守夜的大黑犬向他大聲狂吠起來！嚇的他忙站定了脚，不敢再向前走一步。在忙亂的時候，他的祖母，伯母，和其他的人們，已經走出房門。一眼看見了他，真是驚喜交集啊！驚的是：如此的孩子，能獨自一人從那遠的路程回來；喜的是：一別數年的幼孫，一時又大家團聚。他的祖母微微的笑着，一面吩咐家人與他接過他的提包，一面拉着他的手，使問長道短，她那面孔現露出一種，極愉快的樣子，並問：「你還不會吃晚飯罷？你冷不冷？我的寶寶！怎麼沒有人送你來呢？」他說：「占元送我來的，」祖母便問道：「他呢？」他說：「他在中途就回他家去

了！」

「你還不要出去吧！留意別再受涼啊，你剛才好了，在家中多調養些日好了。」他的祖母這樣同他說，因為他回家不久便受了感冒。其實他的病很算不了一回事，但是他的祖母心裏，非常的挂慮，因此他的祖母，便極力主張不叫他出去。

這是在中學畢業那年的時候，本擬預備升大學的。忽然收到一封家信，讀完之後，他便麻木在那裏，知道他的祖母臥病床上了，好象一盆冰冷的水，從頭上洒了下來，直冷到心裏的深處，不得不將升學的事情，暫置一旁，毅然的又走回故鄉。一住一年有半，他見病勢無甚變化，一方因處於大家族封建思想的環境中，又因將來自己謀生的問題，不得不使他強迫的分離了。人間最仁慈祖母的愛啊！那裏想到這次分別，竟成了永別呢！

每逢他隔壁的香烟，繚繞發散出來的時候，便令他憶起那祖母生前的情況，一幕一幕的像潮水般的在他的腦海裏映演起來。尤其是在黃昏的傍晚，更起他的感慨和悲傷。

# 不幸的農家

傅 勃

## 第一幕

### 劇中人物：

- 同然——年四十歲的老農夫。爲副村長。  
王氏——年三十八歲，同然的妻子。  
雲兒——八歲小孩，同然的兒子。  
瑞姐——年十八歲，雲兒的姐姐。  
老福——同然的夥計，年五十歲。  
村長——年三十多歲，同然之弟極和氣。  
警察——二人  
兵士——一人  
土匪——四人

佈景：

一平常農家室內，有幾件簡陋的用具。桌旁是一大臥床，同然擁被而眠，常有咳嗽的聲音，自床內發出。王氏垂頭喪氣的坐在丈夫的床頭上；瑞姐在一邊煎藥，雲兒站在母親旁邊。忽有賣食物者的聲音傳入：（燒餅，花生，大塊糖，）

雲兒——媽媽，我餓了！

王氏——你餓了讓你姐姐給你取一個窩窩頭去吃吧！瑞兒，你給雲拿一個窩窩頭來！（向瑞姐低聲的說）。

瑞姐——啊！（起來從一個盆子裏拿了一個窩窩頭來給雲兒）給你吧！

雲兒——（不悅貌）我不吃這個！

瑞姐——不吃就拉倒！（將窩窩頭放在桌上，又去煎藥）

王氏——（微怒）你不吃這個，吃什麼呀！

雲兒——我吃燒餅和花生！

王氏——（雖怒而不敢高聲）胡說，你什麼地方想花生吃了，你沒有想一想，我們現在到了甚地步了？從你爸爸病了以後，不知化了多少錢了。前天我叫老福從

你舅舅那裏借了十二塊錢來，不是四五天就化盡了嗎？那裏有錢給你買花生吃呢！

同然——（被他們吵醒）什麼！雲兒你又想化錢嗎？真該打了！（咳嗽起來）

王氏——你養你的精神吧！他再要化錢我就打他。（說着給同然蓋蓋被。雲兒不敢作聲，默默的站着擦淚。瑞姐將藥煎好，倒在碗裏，來在床前。）

瑞姐——媽，藥好啦，給爸爸吃嗎？

王氏——好吧，你再拿點水來吧！（瑞姐又倒了一碗水來，王氏捧着藥向同然問：）你吃這藥嗎？（同然點頭，吃過藥，又用水漱了口，復又躺下）（村長上）

村長——誰在家呀？

王氏——雲兒，你去看看誰來了。（雲兒下片刻即上）

雲兒——我張三叔來了。

王氏——（問同然）請他們進來吧？

同然——請進來吧！

王氏——雲兒把你三叔請進來，（雲兒下同村長上）

村長——大哥的病還未好嗎？

同然——咳！（又咳嗽）

王氏——比前幾天略輕些了，你來有甚麼事呀？

村長——咳！縣裏又派人來要柴草，給什麼軍隊用的。我們村子裏不是我大哥我們倆辦事嗎？大哥他現在有病，不能出去的，我就招集大家商議，每家出大洋一元，爲買草費。可是不夠，只差三十塊錢，村裏人說去年大哥這裏還存着會上二十塊錢呢，想用這筆款去補充去，不夠再想辦法。

同然——咳！真是官逼民反呢！你想今年先旱後發水，又加上蝗虫的大害，種地的人家，一年只盼一個大秋的收穫，方能過的去。今年不但一粒沒有收，而大兵老爺們又要柴草。那裏有柴？是那裏有草？錢是更不用說了，老天爺又不可憐，咳呀，最難過的是我家，我不病的時候，從前有點積蓄，現全用盡了，會裏的錢也被借我用了。

王氏——前天借十二元也化了，方才我們雲兒要化錢，教我把他罵一頓才好了。  
。（老福上）

老福——東家！來了要人口稅的了，給他不給他？

王氏——你瞧，真湊巧，又來要錢的了，

同然——你告訴他，過幾天再來取吧！

老福——是！（下）

村長——真不得了，人口稅又要來了，前天我方把要地方捐的對付走了，又來要人口捐的。這叫人怎樣過呀！

王氏——可不是嗎，真的沒法過呀！（忽聞一片叱聲從外傳來，老福同警察甲並上）

老福——東家，他非要不行，（怒立在門側）

警甲——（帶怒的說）人口稅是縣政府派來要的，不給不行；你也教過幾天來取，他也讓過幾天來取，那麼我們向誰要呢？干脆拿錢來吧！

王氏——我們實在沒有錢哪。

同然——因為我病了兩月了，把錢全用盡了，請你過兩天來，我一定奉上的。

警察——那不行，沒有錢你們想法子吧！不給是不行的。

村長——（底頭想了好久向同然說）大哥！你先把人口稅開發了吧，會上的錢



等我另想法子。

同然——開發人口稅的錢也沒有！（一陣脚步聲音並罵的聲音，從外面發出來。警察乙怒上）

警乙——（怒向村長）好！你到這裏談天來了，就不管事了嗎？草你們沒有，錢你們不交，跑到這裏來就行了嗎？！你叫我怎麼回呀？！連我們警長也得受大兵的打罵，趕快拿錢來吧！

村長——（帶愁貌）好吧，我給你拿錢去，（站起想要走）

同然——（坐起來向村長）老三你先不要走，我有辦法了。我想去借錢去給他，反正也是得化的。

村長——有處去借嗎？

同然——我妻兄的舖子裏有錢，我叫他們借去！

王氏——不行，上次借了十二元，人家就不願意，再去借更不行了。

同然——（沉思）好了，老福你過來，（老福立於床前），你去慶元永去向我大舅爺借錢。他不願意，你就說把地賣給他，我們村西的六畝地，願意給多少錢，

就給多少錢。(向王氏，)你把地契拿出來，給他。(王氏從一匣中拿出一紙契給老福。老福下)

第二幕 (布景如前)

村長——咳，真沒法過呀！種地的人家全破產了。(老福携錢上)

老福——這是一百元，六畝地的錢，(把錢交與同然。)

同然——(同然點頭自嘆)好了，人口稅是多少？

警甲——(拿出冊子一看)十五元，(同然拿十五元給他警甲下)(老福隨下)

同然——(又向村長)老三！你拿這二十元去吧。

村長(接錢向警乙，)走吧！(村長警乙下)

王氏——又賣了六畝地！

同然——不賣地有什麼辦法呀？咳！(底頭發愁。)

王氏——你躺下睡睡吧，將見好別再累着。(同然躺下，王氏給他蓋好被，坐

在一邊。)

雲兒——媽媽我買花生。

王氏——那裏有錢，你還要買花生！

雲兒——老福不是給爸爸拿錢來了嗎？

王氏——那賣地的錢，不能化的。你明天好好的念書吧，長大了自己賺錢來愛怎麼化，就怎麼化。（雲兒不悅亦不言語呆立着。）

瑞姐——雲你怎麼不去玩玩去呀？（忽聞一陣罵聲自外來，並吵鬧聲甚烈。）

王氏——瑞兒你和雲去到外面看看去怎麼了！（瑞姐雲兒同下）（後台喊：『嚇！誰家的花大姑娘呀！真漂亮呀！俺來看看你！俺喜歡喜歡你吧？』瑞姐雲兒哭跑上，大兵在後追罵上）。

兵士——媽拉八的！你跑嗎呀！

瑞姐——媽媽，那……那……那個大兵他……他……要……（遂跑至同然床側，求保護的樣子。）

同然——（急坐起向大兵）你來作甚嗎？！

兵士——媽八的，你管的着嗎！（王氏戰戰兢兢的不敢言語）

同然——甚嗎！你們當老總的，入民宅有什麼事呀，怎麼不叫管呢？

兵士——俺一定不叫你管！你再說，我打你個小舅子！

同然——老總你不教我管，你究竟是做甚嗎呀？！

兵士——你這東西，我非打你不行。（從床上拉下同然）下來，我先綁上你個

老丈人。（用同然腰帶綁上他）（打了幾下）

雲兒——（見大兵綁了父親過來說）你爲甚麼綁我爸爸呀？你快給放開，算沒事，不然我找我們老福來打你！

兵士——媽八的我先打死你個小舅子！（兵士打雲兒未及兩下，忽聞銅號聲，兵士以爲敵軍追至，速逃。幕隨閉。）

第三幕

出場人物

王氏

雲兒

瑞姐

老福

村長

土匪四人

第一幕 布景

同然死，棺材放於室中正面。前有一棹，棹上供着食物，及香爐紙馬等並一對臘燭。靈前有一褥，王氏坐撫棺而哭，瑞姐在一邊哭泣，雲兒拉着母親的衣服哭着。

雲兒——媽媽你不要哭了！（拉其母之衣）媽媽我吃窩窩頭。（王氏不理）（雲兒大哭）

瑞姐——（見雲兒哭，來勸王氏。媽媽，你休息一會兒吧！辦喪事要緊，老哭也是無用的。（王氏止哭，以手撫雲兒）

王氏——雲兒你爸爸是被兵打死的呀，你長大想著報這仇吧！（現出怒容）（土匪四人持手槍短刀上，）

匪一——你們家有錢沒有，快拿出，免得我們費事。（以手槍作擊式對王氏）

王氏——老……老……爺們……

匪二——咱們大家搜搜吧！

匪三——好好！（四人到處搜遍）

匪四——他娘的，一個錢也沒有，真他娘的倒霉。

匪一——那們我們綁那個小財神吧！

衆匪，好！（二匪用繩將雲兒手綁上留一端牽之）（瑞姐藏在棹下）

王氏——（跪下對匪說）老……老爺們放了他吧，可憐他是沒有父親的孩子。

匪一——放你娘的狗屁，要放了他，我們就要餓死了。我們可遇見財神了，你

們願意要他，明天到村南贖去吧，不然……嗚！少兩萬不行。

衆匪——我們走吧！（匪具下牽雲兒下，雲兒哭，王氏拉雲兒，匪踢倒王氏匪

下）

王氏（大哭）天哪！（瑞姐自桌下出，）

瑞姐——怎樣好呀！媽媽呀！（大哭）（老福村長上）

村長——不幸我大哥被兵打死，雲兒被匪綁去。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了

○（擦淚）

老福——倒是怎樣辦呀？

王氏——咳三叔來了，替我想個辦法吧！

村長——好吧，我們大家商量吧，老福你去看土匪向那方走了！

老福——是了！（老福下）

王氏——我們一個錢也沒有，那能去贖他呢！

村長——大嫂子你不用急，我替你想方法去借錢去！

王氏——那麼我先謝謝你了，

村長——這也不值謝，我大哥生前和我很好，他雖死了，但是他的兒子有難，

我也不能不想法子救的。

王氏——土匪走的時候，說少兩萬元不行，這一時能借的出來嗎？

村長——他們雖然那樣說，我想有千把塊錢就行的。（老福急上）

老福——可不……不……不好啦！雲兒被土匪用……用刀子扎扎……扎死了

！（喘息）

王氏——真的嗎？！（驚痛貌問老福）

老福——真真的！（擦淚）

王氏——我的兒啦！（瑞姐王氏大哭倒地亂滾）

村長——（蹣脚）咳！現在的人怎樣過呀！萬惡的社會呀！老天爺呀！……

（閉幕）



## 本會招刊叢書啟事

本會現有積金，專為刊印叢書之用。諸君如有著作，請即賜下。無論何項，一經審查合格，後便可出資代印。其版權仍與作者，如有願讓版權者。尤所歡迎。

# 斷簡

張淑泓

這些殘篇，抄自我在溫中的日記，如果『有些好處』，無妨『大家看看』，所以冒昧發表。爲避免許多紛擾，用個隱名，大家正不必煩神索隱！

每思人與人之間，常因猜忌以致誤會，終於鬧意見；故相知最難得，設一已永以誠意待人，則猜忌誤會之苦，或可稍免。

前日<sup>n</sup>哥定親，不由又使我思及『人生』：所謂定親，豈不是人生終身大事的大喜？然而究竟怎樣？終身的「終」字，尤其令人聞之心悸。或者人生不可問究竟？可是遇事爬根問底，是我的癖氣，說不定終身也難改！

臨睡時母親悄聲語我，『她——<sup>n</sup>嫂——家只住三合房，外面連人都沒使。』言外似乎以爲他家貧寒。噫！不由又使我想起猜忌……

我想她——<sup>n</sup>嫂——一定是個弱定了的弱者；將來她到我家，如果遇到爲難的事，我一定給她相當的援助。假如有人問我這種心願的動機，我便可照直說，『因

爲見到她的像片可愛。」我想無論誰聽見這個答語，也覺得不恰意罷？然而那却是實話。

昨天和今天的早晨，我都到「嫂宅附近轉一個灣。她家的房子是路北，大約是三上三下六廂房。門聯是『珠聯和璧』『鳳翥鸞翔』，橫聯是『福祿鴛鴦』。我很得意，彷彿發掘到寶藏似的。哈哈！

女人的油頭粉面……我以為除了自示爲玩物以外，沒有一點旁的意義；沒有一點益處。所以要『作人』的女人，應當從不事修飾作起。——自然不是要蓬頭垢面。至於男人的油頭粉面……我覺得只能表示本身的輕薄無聊！

我最厭惡人用香料，我固然決不用，至於用香料的人我也不願和他們來往。

情之一物，魔力真大！任這情是對於異性，或對於同性，推之到了貓狗花草，都是一樣；只要一動于情，必而被情奴使，不能自主，不能自解，所以這個情不是好動的！

戀愛的味道，我想還是不嘗好，因為有愛必有失，愛的時候固然甜美，可是由愛而失的苦痛，恐怕不是我們單從想像所能形容的！單相思固然很不安，我想總不及失戀的味道苦。然而這豈是我們自己能支配的事；未來的命運，我們且等着罷！

我之體諒人處，不必求白於人。蓋求白未必得白；不求白久之終有得白之一日

要責備他人，或埋怨他人的時候，要先替他人設想一番，便可少許多誤會，減許多紛擾。

人生不可思索，必欲思索則必陷苦惱境。我明知此意，却不能自禁其思索。故常在苦惱境而不能自拔，心中若空虛，若失望，若恐怖，若懊喪，……

擾擾人生，所忙何事？曰無非作人與做人而已。作人是：除了自己的良知外，不受任何勢力支配；除了自己的良能外，不支配任何事物。做人就是繁殖子孫。做人固然是人的義務，作人却是人絕對應享的權利。放棄自己的權利不能算是完人，

妨害他人的權利更不能算是完人。做人的義務，不只是繁殖便算盡了，還要為後生者謀衣食，教育！安全。人是人羣的一分子，有保安人羣的責任，所以因為不能謀生者種種安全而不做人，可！做人而不為後生者謀種種安全則不可！因為要作人而不做人，可！因為做人而不作人則決不可！

x  
x  
x  
x

諸弟未能得完美的教育，以致他們潛蓄的活動力，沒有正當用處，時常生是非。我不能盡我愛護導誘的責任，却總是責備他們生是非，真是太不對了，可恨我沒有力量、沒有才能盡我的責任；但願諸弟，以後能不以我施于你們者，施于你們之子弟；就是萬幸了！

人幼年失母！最是可憐。我若替無母的兒童設想，心裏使異常難過。因為兒童全仰母親照拂；若無母親，則愁苦無人解，寒暖無人顧，心緒無人諒……真是數不清的苦！

x  
x  
x  
x

未知個中詳情，勿妄議個中事，防人冷齒。

心中忿忿不平或煩悶的時候，說話行動要格外留心，因為這種時候最容易發生無理的事。

人們的人格高下，不能按他們的職業論斷。

著作的人和批評的人，千萬莫互相忌妬；要互相體察，雙方都可因此得許多益處。

說的話在未會出出口時，要先讓牠在腦子裏轉個灣；因為說話不謹慎，最容易發生誤會。

x  
x  
x  
x

人們求學，所爲何來？恐怕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人都是爲升官發財，爲將來生活計。把爲求知識，爲致力社會的正當目的全放在腦後了。所以往往讀書愈多，行爲愈卑劣。這樣又何貴乎『教育』！

中國人對於求學的見解真妙極了！總把牠和吃飯聯在一起：求學爲什麼？爲學『謀飯盤的工具』，所以從前是考秀才，中舉人，作縣官，掙錢吃飯；現在門路多了：入師範學校，畢業，當教員，掙錢吃飯；入法政學校，畢業，當律師，縣官，

掙錢吃飯；……推之學商業的吃銀行，學交通的吃鐵路，學醫的吃病人，……無非學吃主義。惟其如此，所以辦外交的可以賣國以達其掙錢吃飯的目的，辦礦業的可以賣礦以達其掙錢吃飯的目的，……總之全是拿公事換私錢以隨其『學以謀吃』之初志！這學吃主義便是中國人的正統思想！中國知識界的正統思想！以這樣思想的人組成的國家，怎能希望牠有澄清的政治！怎能希望牠有復興的一日！

x  
x  
x  
x

人謂女子之種種權利皆被男子剝奪，應一一力爭以求平等；而尤應以『偷漢權』為前提，驟聆之，語近笑謔；然細忖度之亦理之當然，否則何以男子有嫖妓權！

『女子無才便是德』一語，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是「麻醉政策」。

昨天X哥來晤，大談其大學生；使我頭腦發昏，通身肉麻。一般口頌仁義道德，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們，只要你一察看他們的行徑，就可以看出他們的道德如何，你可以得一個定理是：維持禮教家的行爲和他們所慨嘆的，成正比例；和他們所頌贊的，成反比例。

誰能說中國人思想遲鈍，道德觀念薄弱？一見男女在一起——尤其是青年的男女學生，便電閃一般的聯想到『人之大欲存焉』！接着使感嘆忿恨道：『世風日下，人心才不古！』最後留在腦子裏的便是『老夫耄矣！』或者是『孤獨的我呀！』

誰能說中國學生腦力壞，不用心思？女同學的名字，面貌以至於行動姿勢，都清清楚楚的刻在心裏！



# 有感——

礪精

莫道她：

情淡意冷；

莫怪她：

學不得那燕語鶯聲。

默默地——

細尋思呵！

那羞落庭花的嬌態，

有情還是無情？

# 西山瑣誌

耘暉

## 一 「環谷園」之由來

「環谷園」之名，雖日日盤旋於吾人腦際，然能道甚命名之由者，鮮矣。按民國十四年之中法大學半月刊第一期，於溫泉中學之照片下注云：「考其地原爲皇姑園墓，故有「皇姑園」之稱，久而變爲民居，誤名「黃果園」。自溫泉中學設其地，見有山谷環抱，改爲今名」。準此，則「環谷園」之名，當就原名稍變之耳。然此語亦有不可盡信之處：查西山一帶人民，稱墓地皆曰「坟」，如「七王坟」，「老宮坟」等是。何以獨稱皇姑坟曰「園」？若以爲皇姑生前以之爲園，死後以之爲墓，但以七王坟之例繩之，亦應稱「坟」。且坟墓爲人之大忌，乃以之爲居，寧有是理？况皇姑身爲國親，無論爲其園囿，或其坟墓，建築自應弘偉，豈有今日毫無遺跡可尋者乎？以此數端，可知「皇姑園」之名爲不可信矣。然今校長室門前，有巨松二株峙立，頗有可疑：蓋民間之迷信：以爲居宅之內，最不當植松柏，因其爲坟

墓寺觀之木也。若此，則環谷園之先，或曾爲寺觀歟？此固偏僻小地，於書無徵；若欲解決此問題，則有待諸實地考查。諸同學其有意乎！

## 二 蜘蛛山之神話

溫泉東南數里，白家灘之旁，有山獨立，名曰蜘蛛山。山頂圓而不甚高，蓋因其形而名之。山之東南數里有黑龍潭，西北十餘里有白龍潭，故謂之「二龍戲珠」。頂有老松一株，傳爲明陵風水之所在。蓋以此山及其東之望兒山，西之城子山，共象一香爐及兩燭台。而蜘蛛山之松，則爲香也。又傳松本三株，清慈禧太后忌之，伐去其二，乃成「獨香」。山之南麓有石灰窰，或謂亦清人所爲，蓋可以燒死蜘蛛也，則明陵風水自破矣。此固不經之談，然可想見清人之對於明，其損害之方，無微不至。不然，烏能有此附會？按明陵風水之傳說甚久：明葉盛天壽山記（見王泰來輯天下名山勝景記。）：「國初有寧陽人王賢，少遇異人相之，當官三品；乃授以青囊書，遂精其術。永樂七年，成祖卜壽陵，遍訪名術，有司以賢應，賢奉命。於昌平州東北十八里得吉壤，舊名東祚子山。陵成封曰「天壽」。賢後累官至順天

府尹。皇陵形勝起至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亘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達醫無閭，逶迤千里；於東惟此天壽山，本同一脉；乃奠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爲天下之主山也。「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徐氏崩，上命禮部尙書趙奉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山爲天壽山。」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記與此同。此二說之時代，人名皆異；然吾人竊信顧孫之說。由此觀之，則明陵風水之神話，由來久矣。但二者皆未言及蜘蛛山，或此山之傳說在後歟？

### 三 周家巷道傍之古界碑

溫泉與周家巷間之道傍，有古界碑一。昔者往來此路，初未嘗注意。後讀奉寬先生所著妙峯山瑣記，有云：「過石窩村（按即溫泉舊名），少西南行，歷周家巷。東距巷口不半里，有城子山西北，去山麓里許處，有古界碑一；石質蒼白，鐫一以道爲界，東南皆屬北城」語；當是遼代舊物。」又云：「宛平，遼始置縣。城子山爲遼玉河縣舊趾，說具前條。此石植於城子山西北，所云東南皆屬北城，北城者

，卽玉河縣城北也。」此說尙有可議之處。玉河在遼爲小縣，何以宛平直稱其名，而反稱玉河爲北城？若界碑在南，以此推之，則當稱「南城」；更可名之曰「東城」，「西城」矣；於理未恰。今春曾至母校，歸途中，於楊各莊——在溫泉之東約十里許。——村東口外道邊，發現同樣之界碑。碑半埋土中，石質蒼白，一如周家巷者。捫讀其文，上書「界碑」，下橫列「北城宛平交界」六字，再下分三行，中鐫「以道爲界」，左行祇可見「南屬北」三字，右行僅能露「東」字，其下皆埋土中。以此推之，則左當爲「南屬北城，北屬宛平。」右行亦當置北城於先，宛平於後，當爲「東屬北城，西屬宛平。」楊各莊在城子山（玉河故趾）之東，不應更稱「北城」。且玉河在當時爲割析小縣，豈能措至楊各莊更東？則此二石之爲遼代玉河界碑，確不可信。按「北城」之名，於書未見。惟乾隆敕撰之日下舊考有云：「遼金故都，在今都城南面。元代尙有遺趾，當時謂之「南城」，而稱新都爲「北城」。（吳長元宸垣識略引）北城，蓋元大都之俗稱。或者當時劃分京師四界時而設之界碑。緣以遼金之都城，皆在今城之西南，元之建都於燕也，乃改築而北，可知其四郊所舊之地，亦當有變更，設新界碑，亦意中之事耳。夫元爲外族，於漢文多

不精，所行之事，誠有出人意外者，卽界碑用俗名，亦不足怪。更有一說：北平在昔建都之時，分之爲五城，東，西，南，北，中，是也。每城設有御史等官，如今之分若干區焉。宸垣識略謂此係明之舊制。或者明代初分五城時，其在四郊所攜之地，有劃分之必要，乃設此界碑以明之。此二說不知孰是，要之，均爲京城之界耳。但二碑之石質本不甚堅，乃大致均尙完好，可證其時代必不甚古。又，楊各莊之碑謂「南屬北城，北屬宛平，」而今之楊各莊乃非屬宛平，且屬昌平。究以何時，宛平縣境會攜至楊各莊以北？又有待諸考查也。今以參考書之關係，未能解此問題，姑誌於此，以待來日。

# 清朱彝尊香水院詩

壞磴接雲根

流泉來樹底

宛轉入僧厨

淙淙鳴不已

香水院，金章宗所設西山八院之一；後改爲法雲寺。清光緒中，醇親王（光緒帝之父）以其地作別墅，及薨，遂葬焉。土人呼之曰七王坟。風景幽勝，爲該地冠。

——暉——

# 溫泉雜記

瑜

## 一 顯龍遠眺

顯龍山，在溫泉之南。山不甚高而形圓，其山有巨石，鐫「水流雲在」四字。立於其巔，極目遠望，左右景物，歷歷目下。每至新雨初晴，便與二三學友，攀登其上。俯視山下，則隴間麥苗，春雨洗後，翠色欲滴。粉紅桃花，雪白李花，爲夕陽反照，倍覺艷麗。碌碌蜜蜂，陣陣穿飛往來於花間。枝上春蟬，振翅而鳴，其聲吱吱然，復與蜂鳴相間，令人陶醉於自然之中，流連而忘返矣！山間垂柳，舉其弱嫩之枝，隨風飄蕩，婀娜而舞，似與桃李爭艷者。舉目北望，一片春水；夕陽反照，金光閃閃，蕩漾其間，如明珠萬粒，耀人眼目。稻田野蛙囁囁而鳴，似預祝豐年者也。西眺，則偉峨妙峯，插入雲中。其下則金仙寺，環谷園，七王坟諸名勝，如在目前。城子山上之孤寺，矗立雲端。東望小山之下，流水如帶；紅牆黃屋，莊嚴清靜，乃歷代帝王祈雨之黑龍潭也。近則蜘蛛山頂，老松孤立，土人所謂明陵風水之



地。村後短牆一片，依山起伏，庭中滿植柿樹，新建之紅葉山莊也。夕陽漸低，炊煙四起，餘霞映天，作微紅色。山中牧童，橫坐牛背，高唱山歌，其聲與微風送來遠利之鐘聲相應答，令人陶然忘歸。山風漸巨，吹我單衣，飄飄欲仙去矣！忽覺涼意侵人，乃攜手而歸，不覺天之既晚也。

# 塞外從軍

李翼林

秋風瑟瑟吹，寒冷襲人衣；落葉隨風飛；枯草連根起；野樹經嚴霜，枯槁無生氣；日映黃沙明，茫茫無邊際；塞外景和物，均與昔時異。數點寒鴉泣，雁歸無留意。胡笳悲四野，孤城黃昏閉。炊烟長島島；日落千嶂裏。濁酒何曾醉，聊將愁思寄。一盃初入腹，勾起思鄉淚。家鄉遙萬里，欲歸無從計。匈奴猶未滅，夜長不能睡。愁白將軍髮，徒落征夫淚。

## 無題

耿耿

散步在慘淡的月光裏，

未來——……死——

人生的悲感一次一次的襲擊。

我要衝破了感情界限——

忘機於幽暗的情趣。

一切我都模糊，一切我都不知，

全盤的世界，在我的四週悄悄的消去。

## 造物者的定律

埋名

「燕子！你才來！啊！又過了一年。

可見到了什麼奇怪事沒有，在旅途間？」

「喝！人們對於下等動物真心狠，」它道：

「人道主義只限於同類，旁物不憫憐，

路上到處豬羊呼救，聲音真淒慘！」

「薄情的燕子何故出此言！

你年年住在我的房簷間，

從來我沒向你討過宿費，

那店中容納人他不要錢？

對於你何嘗缺特叙恩典！」

x x x

「那個客店的容積只有三寸？

哼，誰家的客店可處在簷間？

店主人置房產用資巨萬；

你的店可損了一個銅元？

哪店屋讓客人銜泥自造，

沒夥計對客人置之不管？

六月毒熱的夕陽返射巢間，

熱斃了我孩子你可保險？

殺了咬你的蚊蠓萬萬千，

所得的報酬原來是白眼。

七夕日我一定告訴織女，

好叫她重罰你這無義男。」

「捕蚊蠅爲你滿足食慾，  
又與我發生了什麼關係？  
况蚊蠅死時就不覺難受？  
爲何你說不該吃豬羊雞？」

「弱肉強食」是造物的定律。」

四月二十三夜

## 戀愛十咏

一

邁步下洋車， 攜手進公園；  
但得「拉福」歡， 豈復痛洋錢？

二

父母作牛馬， 血汗賺得錢，  
寫信要學費， 一寄二百元。

有感

三

前門做西服，  
市場買香水；  
雖然滿臉麻，  
對鏡自道『美』！

四

出得公園門，  
又入影院裏。  
『劇中兩情人，  
正似我與你！』

五

月上柳稍頭，  
人約黃昏後，  
低頭頻相告；  
『哎拉福兒又！』

六

戀愛成熟後，  
自應相結合，  
前途一障礙；  
家中黃臉婆！

七

決計要離婚，  
寫信家中去：

「我爲新青年，豈要舊式妻！」

八

阿父來信言：「汝媳能勤苦；

若再求離婚，不寄錢與汝！」

九

閱畢正愁悶，忽得「拉福」信，

「余另有所愛，此後勿相問。」

十

戀愛既失意，人生有何趣；

抱頭大聲哭：「我做和尙去！」

# 本會組織之動機及其過去現在與

## 將來

王志民擬稿

肄業中法大學的溫中同學，現在已經近七十人了，這些人志趣風範，各自不同。然而只要是對於溫中有相當認識的人，對於溫中同學總有一個概括而深刻的印象。就是具有一副共同的特有的精神：質樸誠懇。我們自己也深深的感覺我們沒有一般大學生的都麗圓通；可是我們對於溫中環境所賦與的這種質樸誠懇的精神，却深願永久的保持着，並且把牠發揚光大起來。爲達到這個目的，便是我們組織本會的第一個動機。

現在我們雖然是同在北平，而且同在一個學校讀書，可是我們沒有大家一齊聚首的機會。迴想在母校時，兄弟姊妹一般朝夕相追隨的生活，精神是何等快慰，心靈是何等安靜；再看我們現在的生活，却是何等散漫？對於那已往，我們怎能不深切懷戀；對於現在的缺欠，我們又怎能不遺憾！爲減輕這種遺憾，我們不能不尋找



大家聚首的機會，這便是我們組織本會的第二個動機。

我們固然各人有各人的旅途，各人有各人的園地，這個旅途的景色，這個園地的工作，是他個人所特別賞樂的。可是我們如果能時時的聽到兄弟姊妹陳述些異地的風光，我們的見聞，豈不要更加廣闊了麼；我們如果能常常的賞鑑到兄弟姊妹栽培的異樣花草，我們的興趣，豈不要更加濃郁了麼？何況在同一旅途，各有獨到的見地；作同一栽培，各有專擅的心得，更有互相切磋請益的必要呢！爲便於知識的交換，是我們組織本會的第三個動機。

這三個動機使促成本會的誕生。

在一九二九年初，中法大學的溫中同學已經有三十人左右了；那時由王樹勛同學的建議，和張香羣王作亞鄭文華王懷仁張瑞綸諸同學的規劃，適應着大家內心的要求，開始組織本會，使本會的成立大會，得在是年二月實現。當時匆匆的通過了籌備同學釐定的會章，按着會章選出了各股職員。那時的組織比較的龐疏而簡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一部份同學曾經聯袂歸省母校，觀光母校的第六週年紀念會。使母校同學和我們多一個接觸的機會。

一九二九年杪，我們開過一次茶話會。一九三〇年初大會決議增設刊務股，由郭文明王懷仁諸同學編輯了一本谷風在一九三〇年暑假出版。此外只是舉行定期的大會，其他沒有具體表現的工作了。並且自成立一直到一九三〇年暑假，每次大會只是一部分同學出席。然而在那種簡單的聚會裏，我們已經看見了本會的必要與能力：在無爲中維繫着大部同學間互相提携的精神，不令牠渙散。一九三〇年暑假後，本會的工作增加了一支生力軍：茅君復山，他替我們起草了詳明嚴密的會章——確定監委會和執委會地位的關係；對於執行委員會括爲總務，組織，刊務，三部，在各部內分設若干股，各負一方面的責任，以利會務的進行。更規畫全體同學出席的實現，得到戴君文萱，段君鶴書，王君樹勳，閻君遜初諸同學的贊助，使本會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開成了全體大會——這時會員增加到六十七人——議決了新章，選出茅復山，王懷仁，王紹曾，王樹勳，諸同學辦理本會的組織；高耘暉，郭文明，陳兆東，于道文，鄭文華，諸同學編輯刊物；志民及張瑞綸，曹新孫，戴文萱，王崇恩，馮新泉諸同學辦理總務。而以杜芬，閻遜初，李翼林諸同學監察一切。各方面的規模得以略見端倪。又蒙母校教職員僱任名譽會長，在各方面予以指導，並在經

濟方面予以充分的援助。於是本會會務遂驟然活躍起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下午舉行的大會和餘興，更給我們不少的快樂，使我們略一回味母校時代的生活。這便是我們的過去和現在了。

對於過去時。師長給我們的援助，對我們的熱誠，我們深致感謝。並希望師長繼續的在各方面鼓勵我們，指導我們。

一九三三年暑假，中法大學的溫中同學，將有七位畢業了，我們預祝並且相信他們能攜手渡到法蘭西，在那裏另開一塊新園地，時常寄些異國消息，供我們領略。

我們更希望擴大本會的組織到旅平溫中同學，到溫中校外的，全體同學。

另一方面對於未來，我們還有下列的期望：

第一：在思想上，繼續互相提携，追隨世界的潮流。

第二：在行為方面，繼續互相砥礪，不逸出合理的軌道。

第三：在學業上，繼續互相啓迪，努力的尋求真理。

最後我們希望，我們個個分子熱烈的波動形成本會的波動，使本會波動的速度和地域，同一時間一樣的擴展，飛進！

## 編後語

本期原定在一月一日出版，但時間太匆迫，種種方面，不能籌備完全，以致延期這久；這是編者應該道歉的。

內容方面，也決不能令大家滿意。這並不是編者不盡力，實是大家都肯賜下稿件，以致使人感覺到空虛。據編者所知：有許多同學，作了很偉大的著作，但不肯送給我們刊載。有時非等到編輯人再三的要求，才肯拿出來，真不痛快極了。這叫編者有何辦法哩？

編完了這冊以後，便感到理科的東西太少——只有一篇——。這一點很希望學理科的同學們努力。

在北平城裏想到在西山的生活，便覺得十分有趣。所以談西山一類的文章，往往令人感覺到深刻的，快樂的回憶。可惜這一類的文字太少了，只有耘暉的「西山瑣誌」，和瑜君的「溫泉雜記」兩篇。「西山瑣誌」，是偏於考據的；「溫泉雜記」是偏於描寫的。這兩篇都是一段一段的，希望下期他們繼續作下去。更希望別的

同學也都向這一方面注意。

我們現在所學的功課，外國文要佔一多半。然而很奇怪：這一期竟沒有一篇翻譯的文字。

一個刊物的內容，如果都是些論著，未免太呆板了。所以我們很想選載一點談諧的文字，或者可以使讀者換換口味，不致感到十分平淡。不料這種文字真少，想是大家都把這冊子看得太莊嚴了，即使心中有這種作品，也不敢投。（？）黃公度的詩說得好：「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我們也應該套他的老調說：「我手寫我口，何必假莊嚴？」一個人要把自己想說的話悶在肚裏，擺出那不苟言的老道學先生的架子，在這個時代，總覺有些不合式吧！所以我們只好把有感君的「戀愛十咏」載了出來。

好了，這一期不能滿意正是意中之事。但望以後大家盡力的來培養這朵柔嫩的鮮花。末了，我們還該感謝黎錦熙先生，因為他為我們題了封面的字。

一月十五日，暉。

本會組織伊始，經費困難，承各名譽會長熱心捐助常年經費，於會務進行，受益良多，爰將各位所捐數目開列於後，以誌感謝。計：

李復生先生六十元

王集生先生三十元

李子平先生三十元

石夢浮先生二十元

聞作舟先生二十元

田海波先生二十元

何春雲先生十元

再登金山山上下桃杏成林花已盛開——

輯錄十四年中法大學半月刊第一期汪精衛先生函

山紀遊詩——

淺綠麥繡野 輕黃柳拂池 別來能幾何 春光已如斯  
金山累千步 步步見花枝 山勢有盤陀 花開無參差  
山色間紺碧 花光涵素緋 請暉一相映 百丈成虹霓  
隨花入山去 足謫神忘疲 回看所來處 萬樹煙霏霏  
暉按，金山，志乘失載。今爲中法大學第三農林試驗  
場。

## 投稿注意

- 一 投稿不拘何項，均須繕寫清楚，並請加新式圈點。稿紙可向本會索取。
- 二 稿末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至刊載時如何署名，由作者自定。
- 三 寄來之稿，除附相當郵票者外，無論揭載與否，概不退還。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谷光季刊

每一四七十等  
月各出一册

第一卷第一期  
每册定價大洋 一角五分

編輯者

溫泉中學北平中法大學  
同學會刊務編輯委員會